

文 漢

18/19

要目

回顾一年来的文艺评论工作

争取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

反动日本军国主义特辑

日本财閥爱戰爭

反動透頂的日本軍國主義影片

日军南侵与马来亚沦陷

严格分清好电影和坏电影

矿山风云





①

保衛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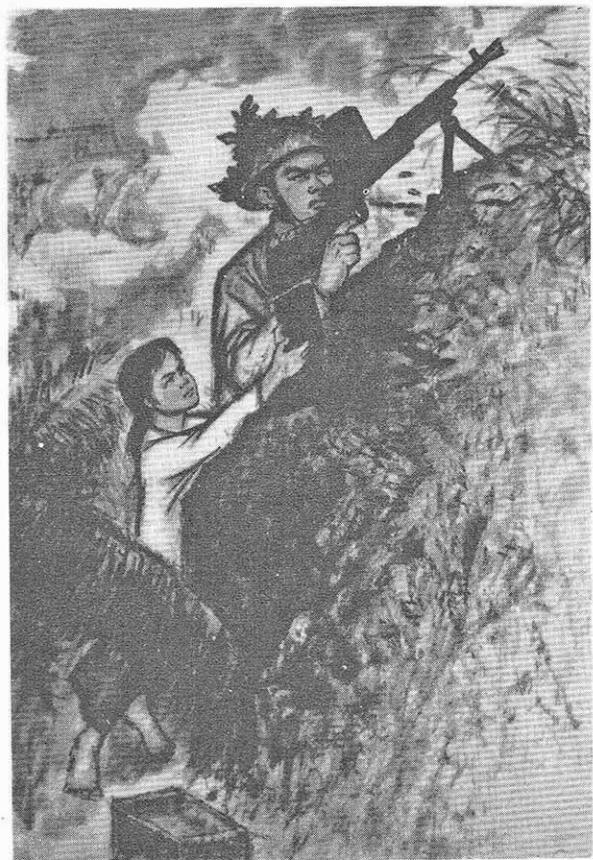


③

(越南水彩畫)

②

④



③



④

目 錄

- 回顾一年来的文艺评论工作 (每月專題) (2)
 编者的话 (2)
 争取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 (5)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特辑

- 日本财閥爱战争 (7)
 剖视日阀吹嘘的所谓「经济大国」 (9)
 反动透顶的日本军国主义影片 (10)
 该死 (12)
 狗嘴长不出象牙 (13)
 「学者」的观点与感情 (14)
 油老鼠首次访问狗国记 (15)
 日本南侵与马来亚的沦陷 (17)
 美国空前的大危机 (天南地北) (21)
 时事漫画 (22)
 美国建「地下白宫」 (23)
社 會 温暖人情 (24)
 守望相助 (24)
 控 诉 (25)
一 角 慈悲的后面 (25)
 严格分清好电影和坏电影 (影談) (26)
 是号令也是号叫 (影談) (27)
 而今迈步从头越 (散文) (28)
 风雨的年代 (詩) (28)
 父亲 (散文) (29)
 从渔民说到专家 (雜文) (30)
 渣滓的泛起 (雜文) (30)
 谈「吃倒论屎」 (雜文) (31)
 台前幕后 (雜文) (31)
 抒情的又如何 (雜文) (32)
 无题 (雜文) (32)
文苑 矿山风云 (連載小說) (33)
 我们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詩) (35)
 美国大兵 (詩) (35)
 觉醒了 (散文) (36)

☆ ☆ ☆ ☆

- 突袭敌人 (越南・木刻) (封面)
 保卫祖国 (越南・水彩畫) (封二)
 痛击入侵飞贼 (越南・水彩畫) (封三)



文
月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青年題詞

回顧一年來的文藝評論工作

乙家軍

随着历史进入廿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滚滚向前的世界进步潮流的推动，随着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盪，一九七〇年的文艺界，开始改变寂沉寥落的局面，进步的、倾向好的雜誌刊物多了起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多了起来，文艺评论工作也虎虎有生气地展开。回顾一年来的文艺工作，我们应该肯定文艺工作者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收获。

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艺观是世界观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反映。文艺发展过程所受的主观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文艺作品对社会、人们思想意识的好或坏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文艺问题，实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文艺都是为一定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文化艺术领域中存在着矛盾、抗争是正常的现象。这种矛盾和抗争，正是社会力量的矛盾、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是二条生活道路，是唯心唯物二种世界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抗争的反抗。只要我们检阅一下文艺工作的实践情况便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矛盾与抗争。

由于为社会进步服务的文化艺术，对引导人们迈步向前，促进社会向上向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因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二条道路，二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抗争中，狠抓思想工作，提高觉悟，认识文艺工作的社会意义，做到自觉地站稳岗位，坚定不移地以文艺为民众服务，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过去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今天掉队了，或者缄默了，或者退步了，或者变质了，主要的原因正是没有彻底的解决人的世界观、思想立场问题，没有在生活实践、文艺工作中进行深刻的思想批判和思想改造。近年来，文艺界已经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也出现不少文章讨论文艺思想问题，对文艺工作者思想认识的进步、艺术水平的提高，有着一定的帮助。

本刊第十三期专题文章：「關於文化建设的问题」，曾着重地阐述文化艺术领域内矛盾抗争，指出这是剥削势力与劳动民众两类人，两股社会力量，两条生活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章对一些恶意地贬低新兴的、刚正的文化艺术价值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文章指出社会上有一类人

，不仅不承认劳动民众的新文化，而且也不愿劳动民众在文化上抬头，但这是办不到的。事实上，「劳动民众的新文化早就拿出来了，并且以它的新的思想威力，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一篇政治经济论文，一首诗，一篇杂文，一齣戏，一首歌，一幅画……，或者对政治形势作了英明的指示，或者对社会经济作了深刻的分析，或者一针见血地击中社会魔鬼的心脏，或者真实地表达了人们的意愿，或者给人们指明了改善生活的正确途径，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鼓足了人们的斗志，引起了人们感情上强烈的共鸣，总之，劳动民众的新文化，正在给人们精神提供巨大的原动力，从而产生巨大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这样的劳动民众的新文化，那些自命为『作家』，『学者』，『文化人』之流，是不敢正视的。他们只能空喊拿出货色来，藉以掩饰自己的猥琐卑下……」

文艺工作者要做好为民众服务促進社会进步的新文化艺术工作，要批判腐朽的社会势力的「腐朽的、传统的、奴化的思想」，要宣扬劳动民众的「进步的、正确的、民主的思想」，本身的思想认识必须提高，必须彻底解决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

「文艺生活」第五期的编辑部文章，在检讨一年来的工作时，注意到了文艺工作者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文章指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拜工人和农民做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老师，帮助他们搞好思想问题，这是知识分子做群众工作和改造自己的先决条件。」思想改造问题，根本上指的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指的是提高社会实践、政治思想的觉悟问题。有了这番改造，就能有远见卓识，就有高度的自觉，就能坚持不渝地以文艺为民众服务，为社会进步事业努力工作。不能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不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能把立足点移到劳动民众这一边来，就必然不能或者不能坚持以文艺为民众服务的工作。这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和认真落实的课题。

今年，各进步、倾向好的刊物都发表文章，庄重地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卅四周年，宣扬为民众服务的文艺道路。例如，「青年文艺」第五期编辑部文章说：「我们纪念鲁迅导师，重要在於学习鲁迅，我们要学习他的站稳新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学习他的全心全意为

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学习他的勇於进取、勇於改造的意志，学习他的重视组织文艺队伍，帮助年青战士成长的观点，学习他的勤力创作，狠打敌人的实践。」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在建设中国劳动民众新文化艺术中所进行的奋斗，很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通过对鲁迅的学习，可以加强文艺工作者对文化艺术领域中二条道路、二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抗争的认识，可以提高文化工作者的政治思想觉悟，可以学取冲锋陷阵、撞击旧物的艺术力量。心群的「鲁迅的文学道路」一文（刊在星洲日报「青年园地」）也指出：「鲁迅走过的文学道路，给一切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首先，必须像鲁迅那样，从开始执笔写作的那一天，就要把文艺当作改造和推动社会的有力工具，进而彻底解决文艺必须为谁服务的问题；其次，要不断反省自己，剖析自己，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把立足点移向民众一边；第三，不管运用那一种文体，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杂文也好，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以正确的思想去分析一切事物，一切现象，在写作上做到『有的放矢』。」

我们坚信，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应该而且一定能够在二条路线，二种意识形态的抗争中，为劳动民众的新文艺作出巨大的贡献！

一年来，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工作，是颇有建树的。文艺批评发挥了迅猛的威力，对於各种有害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有力的抨击。如「奔流」第二期刊登的「反对形式主义诗歌」（史彬）一文，揭穿那些形式主义诗歌作者逃避现实的面目：「对於当前的具体事实，对於强骑在劳苦大众头上呼风唤雨的一小撮人贪得无厌地压迫与剥削劳苦大众的血淋淋的事实，他们却视若无睹，听若无闻。」这些形式主义诗歌作者只一味吟风弄月，描花绘木，咏鸟写虫，歌颂昇平，粉饰现实，因此，对於他们的创作意图，作品的流毒，给予有力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在各刊物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如劲箭的「评故乡山水」，山心的「劳苦群众的形象不容被美化」，彼岸的「评慧适的三首诗歌」与「周粲的一面破铜锣」，北佳的「歪曲事实、胡编人物」，湘兰的「云南园中的一根毒草」，彼岸的评「大学文艺」……等等，都能发挥文艺批评的战斗作用，及时地、尖刻地批判散播有害的思想观点的恶劣作品，剖露它们所包含的毒素，帮助读者鉴别它们的腐朽本质。

秋阳的「谈丁翼的不严肃的创作态度」（「文艺生活」第六期），对於丁翼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出发，企图创造正面人物形象，却不免犯上主题思想错误，人物形象不真实，甚至出现低级、肉麻的描述等等弊病，作了尖锐的批评。有关知识分子作者在题材的选择与处理方面所犯的错误和偏差，章新的「论文艺创作的若干问题」（见「创作与文摘」第二、三期），有较为系统的评述。抱着「惩前毖后」的态度

，作者说道：「是的，不熟悉……是不会写好的，比如你不熟悉工人、农民、渔民，你怎么能把工人、农民、渔民写好呢？然而，自己熟悉的东西，就一定写得好吗？不见得。如果你的思想水平不高，观察力不强，分辨是非的能力很差，没有站在先进的立场，那么，你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也许能写得生动，但是，思想内容就不会深刻，思想水平不高，没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这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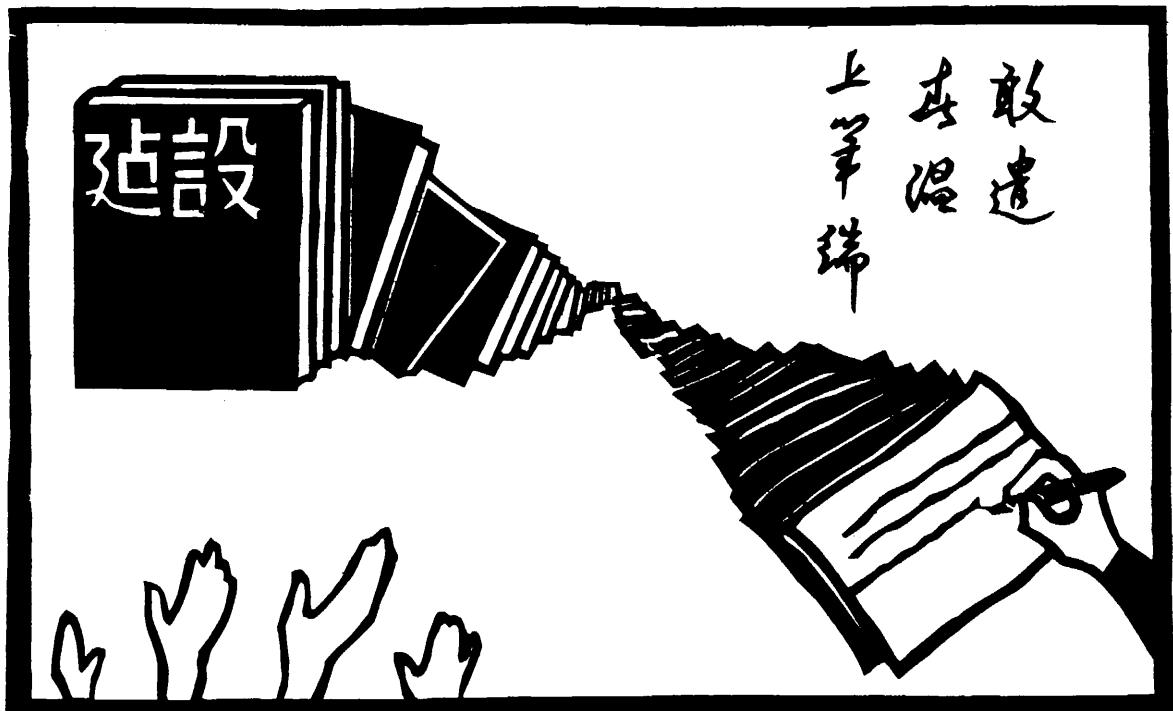
「你现在所熟悉的东西，并不是你一生下来就熟悉的。不熟悉的东西，只要是有意义的，值得反映、值得表现的，应该赞美歌颂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熟悉它！劳苦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我们的许多作者不熟悉，不理解，然而，表现这些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表现这些新世界的缔造者和主人翁又是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惟有努力去熟悉他们，理解他们，进而思想感情上同他们完全一致，立场同他们完全一致。」

综观一年来的文艺创作，真实地反映民众生活与抗争的作品多了起来，而且不少是写得深刻、生动的佳作。可是，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思想内容或表现技巧上存在某些缺点，也是不容否认的。因此，通过文艺批评，针对有关作品的缺点，加以严正批评指出，是应当重视的，这对於作者的发现缺点，改正缺点，更求进步，帮助很大。

发表在本刊第十七期的「评朱扬的母亲」（万水），是一篇值得一读的评论文章。近些年来，由於好思想的传扬，生活事件的启发，人们受了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新的进展，患难中互相帮助的动人事迹多了起来，与这情况相适应，反映人们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文艺作品，也出现了不少。「母亲」中作品，就有这个特点。万水批评道：「贫苦人民之间本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即使是生活中有一点纠纷，他们那种患难相助的精神还是表现出来的。」在「回家以后」这篇小说中，黄大山和他的岳母九伯婶吵嘴以后，九伯婶知道女婿生活困苦，还是买了菜餚往他家送。

「捐」里头阿章夫妻和父母吵了架搬到外头去住，晚上下起大雨来，阿章的母亲首先担心的是阿章他们怎样了；而阿章在心中所挂虑的是家中的水电费怎样去还。这些情节的描写，叫人看出贫苦人民之间血肉相连的关係。在「母亲」这本小说集中，像这类的情节，是可以再找出许多来的。从个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到许多人对个人的帮助，这些都说明贫苦人民要团结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向不合理的生活做抗争。」在作品中，表现这种美好的精神和行动，正是文艺应负起的、培养纯洁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的一个光荣的任务。

在写作技巧方面，「评朱扬的母亲」一文，也有可贵的批评：「除非我们是在刻画小市民的某种自私的思想行为，或者是描写豪门权贵的老爷们、封建的假道学者性格中的自私虚伪的一面，我们可以应用讥讽的文字来鞭挞他们，像鲁迅的「高老夫子」就



(华都牙也拘留营读者送给本刊的新年礼物——剪纸)

是，不然，像黄大山（一位卖药的江湖佬——引者）这类被不合理的生活所压迫的贫苦民众，我们是不应该把他们滑稽化的。』

诚然，有的下层民众身上存在若干缺点，那是由於不良的生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形成的。對於这些缺点、毛病，作者应当抱着满腔热情，适当的提出批评。要是对下层民众的落后面作不适当的描写，其结果，「是会削弱读者对这个人物遭受的生活压迫的认识，也使这个人物形象失去真实性。」一般作者对此应当留意。

议论散文盛行起来，是合时宜的。在这可诅咒的时代，正需要多些议论散文，抨击黑暗，暴露醜恶。不过，要求数量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对作品质素提高的要求。「评人生百态」（孔武——刊在星洲日报「青年园地」）一文中的一段话，对议论散文的作者，尤其是那些由于急就成章，写得不深刻、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作者，很有参考的价值：「这种有所见闻，有所感想就写下来的形式，正好说明了一点：作者没有试图从他所见的许多现象中选择出反映本质问题的东西来；或者暂时累积素材，以作集中的描写；或者由这一问题引伸开来，进行深入问题的实质剖析；总之，作者那种片断的记录，虽然给自己在创作上带来一种便利，但是却忘了创作是应该付出辛勤的劳动的，从而不仅在思想深度上不够，艺术感染力也不强了。」

议论散文要「催促新生，抨击旧物」，它就得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

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關於诗歌创作方面，在几个刊物上曾展开二场论争：一是由「奔流」第三期的「挽歌」（林康）一诗引起；一是由「创作与文摘」（第三期）的「要破旧立新之说」（陈之）一文引起。后一场论争的焦点实际上是批评者的态度与批评原则问题，通过批评，有关作者相信能够引為前车之鉴；前一场论争，除了批评方法问题，还牵涉到创作思想与表现技巧问题，有关诗作者后来则作了澄清。希望有关作者，也能从中吸取教训。

在阵线报的「旗」版上，年中也展开一场文艺「马来亚化」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决定方针，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像带有方针口号性质的文艺「马来亚化」问题的提出，显然并不符合主客观实际。论争展开后，由於能够转到对文艺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进行研讨，终使讨论的内容充实起来，而成为今年内一场较有深度的文艺思想讨论。（实际上，该报不时刊登文艺评论文章，本文无法引述，是为最大的局限和缺陷。）

一九七〇年已到尾秒，新的一九七一年即将来临，在此年关交替的时刻，回顾过去一年中的文艺评论工作，我们看到了成绩，我们要提高勇气，勇敢面对前进道路上更多更大的困难，要在新的即临的一年中，作出更大的努力！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九日）

編後話

(一) 本刊创刊已届二周年了。二年来，我们高兴地看到进步的、倾向好的刊物多了起来。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因此不感到孤单。我们坚信：进步的、新兴的力量总是要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兴旺起来的！当然，前途是光明，道路却是曲折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要以钢铁般的意志，不折不挠的毅力，「灵活机动」地搞好刊物出版工作。漫道雄关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朋友们，让我们并肩前进。

(二) 回顾二年来的工作，我们欣慰地看到，在作者、读者的督促和支持下，在建设民众新文化的队伍中，「建设」能够负起一个小小兵的责任。我们在「建设」发刊词中说：「『建设』的宗旨，正是要为送走旧的陈腐的事物，迎来新的美好的事物这一有意义的工作，贡献自己的能力」。检讨起来，我们发觉所做的工作原来很少。因此，还是用发刊词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大家跟本社同人一道，拆牆、揭瓦、搬砖、堆石，为破除旧文化楼屋，建立新文化大厦而不吝献出自己的一点心力。」

(三) 自上期本刊征求读者提供意见后，我们收到读者不少的宝贵批评和建议。这些批评和建

议，编辑部正在归纳和研讨。下期起，本刊将逐步按照读者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加以改善。我们感谢读者的诚恳的关怀、鼓励、和支持；我们将尽力把工作做好。我们希望读者经常给本刊提出批评。我们和读者抱着同一的愿望：把「建设」搞好，为祖国的进步的新文化作出贡献，为民众服务。

(四) 自从日本狂热军国主义份子三岛切腹自杀后，人们纷纷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妄狂野心和罪恶图谋，这显示人们对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和警惕性都大大提高了。世界上的（特别是亚洲的）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正严阵以待，准备给胆敢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予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形势下，本地却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辩护士，妄图混淆视听，充份暴露了他们可耻的嘴脸。本刊为配合大家痛打「落水狗」的正确行动，本期特出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特辑」，作为射向共同鹄的——文化丑类的众矢之一矢。

(五) 本期原拟发表「大家谈前途」总结文章，因稿挤，留待下期。

討論



爭取人民大眾

美好的生活

——也談前途

自从本刊第十三期刊出「大家谈前途」的徵文启示之后，很多读友都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数都能根据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觉悟的过程，来说明青年人的真正前途。

大多数的读友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争取的美好前途，绝不应该是个个人的前途，而是人民大众的美好前途。具体的说，就是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和幸福生活，争取一个没有人压榨人的社会，这样的前途，是最美好的。争取这样的前途，单靠少数人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够的，是办不到的，必须使广大人民联合起来，携手奋斗，才能破坏旧的，建设新的，才能改革不合理的、腐朽的生活环境，创造合理的、美好的生活环境。

于宁读友说得对：「我们不要把前途寄托在剥削者的施捨以及名为向上爬实为向下堕落的损人利己的无耻勾当上，那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让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同大多数的民众的命运联结起来，同他们一起进行改善生活环境的抗争，努力做着有益于民众的事……」

在这次的「前途」问题的讨论中，有几个问题是目前青年朋友经常要面对的，或为之而苦恼、不知如何解决的。这些问题有：「是否升学、深造才有前途？失学是否没有前途？」、「当工人、当低薪、低级职员有没有前途？」

在知识分子当中，的确有不少人认为，有机会升学，或出国求深造，那就是有前途。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因为现在的社会样样要讲资格、讲学历、讲文凭。如果能捞个学士、硕士，甚至博士的名衔和文凭，找工作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而且薪金丰厚，以后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十分舒适、十分满意。有的还存有「学而优则仕」的念头，希望将来大学毕业后，能挤入官场，当起官老爷来，有权有势，八面威风。

很明显的，以上的种种想法，都是个人主义的自私想法，所追求的不是我们青年所应该追求的光明前途（造福人民大众），而是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名利地位、荣华富贵，为此，不惜去为那些压迫者、剥削者效尽犬马之劳，充当帮凶走卒与谋士，进而自己也成为压迫者与剥削者，成为劳动人民的敌人。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可说呢？

一位读友说得好：「高薪啦，名位啦，正是权贵们、剥削者一路来所设下的陷阱，要沉迷于名利的人作他们驯服的工具。权贵们，剥削者热心地宣传『美式生活』，宣传金钱至上，妄想青年为了『前途』而埋头苦拼，什么国家大事，什么民族大义，统统不管，这样，残酷的现状就容易保持下来了。」

这段话，揭示了这么一个问题：知识份子是权贵们、剥削者提拔，收买的重要对象，那些沉迷于名利的知识份子，为了追求个人的「钱途」，不惜把自己的人格拍卖，把自己的才智奉送给压迫与剥削劳苦人民的一小撮人，这样的知识份子，如果他们死心塌地为社会上的那一小撮权贵与剥削者卖命效劳的话，一旦劳苦人民觉醒起来，翻了身，这些死心塌地充当腐朽势力的奴才的知识份子就绝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到头来，他们只能成为腐朽势力的陪葬品。

还有一些知识份子，他们的脑子里还是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底下，往往遭受到种种压迫与打击，在念书时受功课所束缚，行动思想与言论都不自由，以后，还会受失学、失业的打击，就算找到工作，往往不合他们的志趣。在工作上，他们也会受老板、上司的压迫。凡此种种，都会造成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希望改革这个不合理的生活环境。然而，他们有知识份子的优越感，瞧不起下层劳苦大众，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所以，他们总感到十分孤单寂寞，心灵空虚，行动不坚定。碰到环境比较恶劣，或周围的压力太大，他们就彷徨了，不知何去何从，逐渐地悲观消沉，感到「前途暗淡」。

针对这种情况，陈贺生读友指出：要把「旧的包袱抛掉」「要大胆地走进社会，到火热的生活中往风雨，见世面，那时，就不会因个人的利益，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不会感到前途渺茫了。」

方兴读友说得更具体：「真正有前途的，是那些敢于经受生活的煎熬、困难的磨练的人，那些能和广大劳动人民共呼吸，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人。不管是握铁锤、拿锄头、挑担子，摇笔杆……。只要做的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推动社会发展的，敢破坏旧的，腐朽的，敢建设新的、进步的，这都是最有前途，最有出息，最能出头翻身的事。」

最后，希望青年朋友们认清我们的真正前途——争取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并且以实际行动去联合所有有志同道合的人们，共同为现实大家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地奋斗！

雯 頤

日本財閥愛戰爭

戴衛·考德作 针英譯

译者按：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如今已是铁一般的事了。佐藤政府抛出的“国防白皮书”，以及最近在东京上演的“三岛事件”，在说明日本反动派要复活军国主义之心，是何等的急切，他们复活军国主义的步骤，又是何等露骨。日本反动派为什么要复活军国主义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的经济是控制在一小撮大垄断资产阶级（财阀）手中，这些财阀为了经济上的掠夺需要，为了配合尼逊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必然要在美国扶持下处心积虑地进行扩张，从事侵略战争。但是，有些别有居心的人，却奴颜婢膝地美化日本财阀，甚至和这些财阀打得火热，这是不能不警惕的。这篇略经改写过的译文，有助于我们对财阀侵略本性的认识。

战前财阀的势力

财阀是指那些支配或控制日本经济的大垄断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支配着日本的银行业，制造业，对外贸易和几乎所有的政府活动。

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期间，三井的企业网包括三百三十六间不同的分公司，属下僱员约三百万；其他三家极庞大的垄断家族企业，其规模也仅较三井小一点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美国将领）曾下令摧毁这些大垄断企业。根据一九四九年美军远东司令部发表的一项报告，说明解散财阀的理由：

“正是这些财阀，在与日本军人配合下，组织和参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了在和平基础上改组日本，废除财阀，击破他们对企业所掌握的生杀大权，是必要的，并给与普通商人在民主国度的一个地位……”

这份报告未提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财阀曾资助战前的两个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并通过它们取得所需要的立法。在记录上人

们找不到国会曾通过任何一宗反对财阀的法案。财阀属下的大银行家和商人，在每一届日本内阁中任职和进行指导，不管内阁首相是“政治家”、“军国主义者”、“官僚”还是皇室的“太子”。

对国会和内阁的操纵

财阀在政界中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在一九二八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任何敢於建议、号召、鼓吹或幻想改变“天皇至上”（相信天皇是神圣的，是太阳女神的后代）者，或者企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任何改变者，将被判死刑。由於这一高压手段，使日本步入暗杀的黑暗年代，宣称效忠天皇并为财阀效命的亲皇军右派份子，经常採取暗杀的恐怖行动。一九三二年三月，三井银行董事主席啄磨团便是被右派组织血支会的一名狂热青年所杀害。

在这之前，即一九三一年，日本出兵侵占中国的东三省。接着更进一步，於一九三七年进攻上海，一九四一年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轰炸夏威夷、菲律宾、印

尼，从太平洋的一边直到新几内亚。

以近卫之磨为首相的内阁（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二年七月）宣佈了亚洲“新秩序”和日本的“国家目标”：“日本的基本国策是牢固地根据国家所赖以立足的公私一脉的崇高精神树立世界和平，并且作为第一个步骤建设基於日本、满州国和中国团结基础上的大东亚新秩序。”

在这个内阁中，一些阁员是重要的财阀份子。他们是：三井属下东京电力公司董事主席山林一三（工商部长），过去与三菱有关的东亚商船公司总裁河田烈（财政部长），住友属下大阪商船会社的总裁村田省三（交通部长）；内阁中的两名高级财政顾问是三井前董事经理池田成彬和住友的董事主席小仓正常。

内阁成立后四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告爆发。

准备另一次征服

比逊（T.A.Bisson）教授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日本战时经济”中写道：“追究和总结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前（日本）财阀伙同军人採取什么步骤铸造日本战时经济，是不无兴趣的。如果财阀被允许在失败条件下生存，他们将继续支配日本的战后政府。从这场战争所得的经验是：他们能够更彻底地为另一次的武力征服东亚的企图作出更完整的准备。”

一九四五年，当日本被追求和战争於当年八月结束后，联军最初惩罚战犯的政策，包括提控与战

争有关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像三井头子池田成彬一类人也被逮捕。但是，在开始第一宗审讯几名军国主义者和政客（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判）之前很久，联军已决定不提审任何属于财阀的银行家和商界领袖。本来，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状第三条，这些人犯有“经济侵略”的罪名：“日本开始在满州，进而在中国其他地区建立商业、工业和金融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到日本和参与这些企业的日本人发财……”。即使这样一个主要是由美国诉讼组起草的捨本逐末的起诉状，在华盛顿当局以冷战作为转移视线的伎俩下，也被完全被漠视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美国开始以自由世界帝国自居。

财阀罪证确鑿

尽管存在着以下无可辩驳的事实，日本财阀头子还是获得释放，他们所有战争罪行也被撤销。

(1)他们出钱支持政党。因此，那些负责订立侵略战争所需要的法律的人，正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

(2)财阀属下的银行家同意接受政府在赤字财政下的战争公债，作为支付向他们製造公司订购的大批战争物资（在一九三一年后的任何一天中，四个财阀的银行家只要表示他们不能再购进政府公债，日本政府就没有力量继续推行战争，还有，他们可以把对外贸易的盈余存放在日本以外的地方，造成财政恐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3)整个亚洲被个别的日本财阀附属公司所分割：例如菲律宾的矿苗由A财阀公司垄断，印尼则由B财阀公司所垄断。亚洲的财富是由日本特定公司以最大的剥削手段所取得。本来，菲律宾人和中国人已准备向国际战犯法庭揭露日本人如何掠夺他们的土地，但由于联军（美军）放弃对财阀的审判，有关证据全置於秘密档案中，而不为人所知。这些战犯，很快地就被美国当作“同盟者”，以对抗中国和苏联。

战后还是战前？

美国副陆军部长罗雅尔（K.C. Rayall）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抵达东京，研究日本国内局势，并决定美国在占领期间所要做的事。他对财阀问题作出如下报告：

“财阀完全和无情地支配日本经济——通过控股公司和垄断，十多个大集团控制了国家七十五巴仙以上的商业、工业和金融事业。

这些及其他垄断（企业）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几乎是无止境的，他们与军国主义者难分难捨地连在一起。这个联合在几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一年半时间，推动日本走向战争和进行破坏。”

罗雅尔在报告中说，在美国的“解散”计划下，财阀几乎完全被消除。“六十七巴仙的控股公司及其属下四千间分公司和附属机构，明言要加以解散。两家最大的控股公司（三菱和三井）被关闭。其他大间的公司也几乎完全被解散”。这样，在一九四九年，财阀“几乎全部被解散……几乎废除”或明言“要废除”（麦克阿瑟将军在三年前，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曾接受这一“自动解散财阀的计划”。）

基於这种情况，採取“观望政策”对财阀是最合机宜的。十家财阀公司——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野村、小仓、成野、中岛、古河、鲇川的价值五亿五千万日圆缴清资本的一千一百万股证券，转手到政府控股公司解散委员会，以便出售给小的和独立的企业主。自然，无人敢於问津，因为财阀在战前和战后都控制着日本的经济。且不说委员会中有许多亲财阀分子，而除了财阀本身以外，谁有钱买进这些股票呢？

为了日本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所有财阀的资产应由人民和平地接管。

重新进行武装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永远不能建立军队和军事机关。但这个宪法

出炉五年后，新的军队重新出现，比西德还要早五年。共产党出身的叛徒森岩——他一度曾翻译过列宁著作，经过警察的“改造”后，在战争期间是控制工人的日本“产业报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提出“重新武装”日本。他组织了“防卫研究会”，会员中包括前海军司令中曾根康弘（那时是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现为防卫厅厅长），其他成员包括商人，内政部的特务和极右青年组织的首脑。

八个月后，“祖国防卫同志会”成立了，其主席是曾任驻华盛顿大使的野村吉三郎。当日本在夏威夷投下炸弹时，他仍在那裡製造谈判烟幕。

一九五三年六月，财阀们通过他们高级“经团连”，成立“防卫生产委员会”，主席是臭名昭著的财阀头子乡大洁，明言该组织的目标是“加强人民对重新武装的支持，研究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对抗日本青年中的和平主义”。正如莫里斯教授（Prof. Ivan Morris）在他的“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右翼”一书中所指出，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包括东条英机战时内阁的贸易及商业部长（掌管军火生产）岸信介，他是头等战犯，那时刚从狱中释放出来，以及日本商联会会长，糖业大王藤山爱一郎，此外还有战前由警察改造过的臭名昭著的前共产党人，极端右翼份子和来自被禁止的“黑洋会”的一名会员。

目前，尽管宪法禁止日本建立陆、海、空部队，日本仍拥有它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并且还在加速发展原子能工业。它是进入绕地飞弹竞赛的主要国家，它的“研究中心”正在进行许多秘密计划。

走向和平之道？

稍为注意最近日本报章的人，便可以看出危险的讯号，即财阀从未被美国所“摧毁”。例如，战前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都还存在，只有安田改名为富士银行。（转入第十二版）

看日閥吹噓的所謂「經濟大國」

黃益武

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战后在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原料营养下，在对外掠夺亚非拉各国人民和在国内压榨日本人民的基础上，特别是帮助美国进行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中大发战争横财，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很大的发展，而且恶性地膨胀起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现在日本垄断资本更加恶性膨胀起来了。

日本垄断资本恶性膨胀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由一九五〇年的三百零九亿美元，上升到一九六九年的一千六百六十四亿美元，即在二十年间增加了十四点二倍多。现在，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居第二位。

空心大树

矛盾重重

日本垄断资本恶性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同国内市场狭小、国外市场萎缩和缺乏原料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克服。

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冲昏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脑。他们狂妄地叫嚷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要做同日本「国力」相适应的事情。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野心。至于他们吹嘘的所谓「经济天国」，那是经受不起分析的；一分析，虚弱的实质就被戳破了。

畸形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亦即恶性膨胀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貌似强大，实质虚弱，是不折不扣的空心大树。其所以似强实弱，原因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有

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就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日本垄断资本在经济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恶性膨胀起来的生产设备能力，同国内市场狭小、国外市场萎缩和缺乏原料之间的矛盾。

日本本国缺乏原料，先天不足，它的工业是加工性质的。日本工业生产增加，必须增加进口原料，而如果产品销不出去，特别是如果出口跟不上去，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日本经济就陷于极端不稳定状态中。战后以来，日本已经发生过四次生产「过剩」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现在，日本又面临爆发一场新经济危机的前景。

国内市场 非常狭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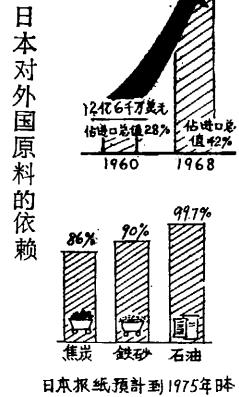
生产设备畸形扩大，国内消费因人民普遍贫困跟不上，造成严重脱节现象。

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这是造成日本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的主要矛盾之一，也就是日本经济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之一。

近二十年来，日本垄断资本拼命增加设备投资，日本的生产设备能力畸形扩大，但是国内消费不仅没有跟上，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一项材料表明，到一九六九年，日本工业生产能力已相当於战前的十二倍，但是「私人消费」只比战前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差距何等巨大！这表现出日本工业在生产能力和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极端不平衡。

造成日本生产与国内消费严重脱节的原因，是日本垄断资本在国内加紧压榨日本人民，结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不断加剧。

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的情况，在日本农业人口日益减缩方面表现得十分清楚。一九五〇年，日本农业人口占日本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但是，由于佐藤反动政府让日本充当美帝倾销剩余农产品的市场，以及替日本垄断资本的工业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它不断强迫日本农民减少水稻种植，使得越来越多



日本报纸预计到1975年日本对三种主要外国原料的依赖

的农民破产，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现在，日本的农业人口，已减少到只占日本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日本农村作为日本工业产品一个重要消费市场的作用，正在加速缩小。

国外市场 逐渐萎缩

由于西方国家人民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西方各国贸易战愈演愈烈以及东南亚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等等原因，日本出口阻力大增。

日本恶性膨胀的生产设备能力，与日益萎缩的国外市场之间的矛盾，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日本垄断资本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现在，日本出口的商品，大体上来说，美国和东南亚各占三分之一，其他地区占三分之一。这些国外市场，绝大部分是不稳定的。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在苛捐杂税、通货膨胀和垄断资本加紧压榨的情况下，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另方面，西方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受到生产「过剩」危机袭击的时候。这两方面的情形，都不能使日本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得到稳定的出口市场。

近年来，日本垄断资本在出口市场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在美国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日本商品受到排斥。日本虽然拼命扩大对西欧国家的出口，但是受到的阻力已越来越大。在东南亚由於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在西方国家经济

危机的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财经状况恶化，同时由于日本垄断资本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已陷在越来越大的困难之中。

掠夺资源 矛盾激化

日本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进口国，到一九七五年，其主要资源几乎全賴進口。由于拼命向外掠奪，必然引起嚴重後果。

至於日本在缺乏原料方面的矛盾，那也是突出的。日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进口国。日本的生产设备能力越是恶性膨胀，工业生产越是畸形发展，日本垄断资本对国外原料的依赖程度也就愈深。举例来说，日本进口的矿产，在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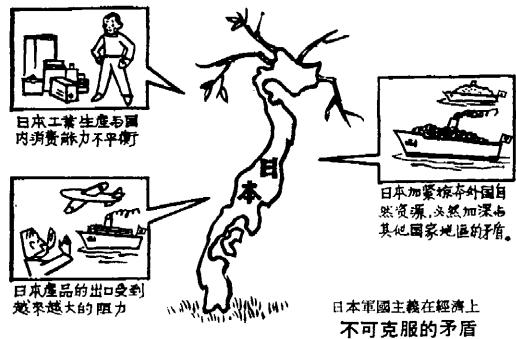
六〇年共值十二亿六千万美元，占日本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八；而在一九六八年，这种进口货共值六十三亿美元，占日本进口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二。

日本报纸「每日新闻」今年十月二十七日报道，到一九七五年，日本对三种海外自然资源依赖的比重如下：石油百分之九十九点七，铁矿砂百分之九十，用以炼钢的焦炭百分之八十六。

由于日本垄断资本对海外自然资源的依赖如此之深，所以他们拼命加紧在国外进行对自然资源的掠

夺。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矛盾，却是永远不能克服的。

日本垄断资本所面临国内经济恶性膨胀同国内外市场狭小和缺乏



日本軍國主義在經濟上不可克服的矛盾

原料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困境之中。他们的虚弱本质，已为人所认识。

前面说的一千三百八十五部反动影片，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摄製的。这些鼓吹侵略战争的影片，曾在日本投降后被美帝「没收」。美帝把这些影片交还日本之后，佐藤反动政府就从一九六八年起到安排它们在日本各地的电影院普遍上映。

这些反动透顶的影片，全部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鼓吹侵略战争、欺骗日本人民的。如描写当年日军攻占上海的「上海陆战队」、宣扬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沃土万里」、鼓吹与汉奸、卖国贼汪精卫、蒋介石之流进行「中日亲善」的「东洋和平之道」，还有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地掠夺和血腥屠杀东南亚人民的太平洋战争大唱赞歌、无耻吹捧日寇「赫赫战果」的影片「马来亚的攻陷」、「爪哇的征服」、「吕宋岛之战」、「新加坡总攻击」、「海军」、「加藤战斗队」，以及反华影片「机智」、「杀敌英雄」、「五个巡逻兵」等。

拍摄新片鼓吹侵略

至于佐藤反动政府近年拍摄的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新影片，都是以故事体裁或记事体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侵略战争——从争夺殖民地的日俄战争、直到「

七·七事变」全面侵华的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一一搬上银幕，千方百计地为老牌军国主义招魂，为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洗刷罪责。

这些大毒草影片，是日本垄断资本的电影公司在美帝和佐藤反动政府的怂恿之下，在驻日美军、日本「防卫厅」和「自卫队」的大力协助之下拍摄的。那就是「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流氓部队」、「与太郎战记」、「军阀」、「战争和人」等。佐藤反动政府并且把其中一些特别露骨鼓吹侵略主义的影片作为文部省（文化教育部）选定影片，推荐给日本广大青少年看，鼓动日本青少年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

一九六八年，日本反动派为了「纪念」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之日「八月十五日」，狂妄地组织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所谓「纪念」活动。该年八月十五日中午，由日本反动政府亲自主办，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了「第六届日本全国阵亡者追悼会」。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后以及日本首相佐藤到达会场，向为日本法西斯杀害亚洲人民而丧失了命的日本「皇军」表示「追悼」。日本的法西斯旧军人团体也在同一天，在东京明目张胆地追悼这些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侵略

反动透頂的日本軍國主義影片

近年来，日本佐藤反动政府，在加紧扩军备战的同时，还极力利用电影、电视、小说、戏剧、广播、教科书、报纸、杂志、绘画、歌曲、商品广告等，大肆宣扬军国主义，为其实行对外侵略大造反革命舆论。

利用电影向日本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是佐藤反动政府的一贯恶毒手法。它一方面把美帝出于利用日本军国主义充当侵略亚洲急先锋的需要而在一九六七年分批交还日本的一千三百八十五部反动电影，拿到日本各地公开放映，另方面又大量地摄製了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新影片。

反动旧片重新推出

者。

醜惡的「山本五十六」

一九六八年初，为了纪念该年的「八月十五日」，日本反动派特别拨出三亿日元的经费，由日本垄断资本的东宝电影公司拍摄了大肆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并且把这部反动透顶的影片作为「日本政府文部省选定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

一九六九年七月，宣扬军国主义思想、为老牌军国主义扬幡招魂的反动影片「山本五十六」在香港推出公映（译名叫「山本五十六海空生死战」）。这部日本反动派不惜拨出巨款，用彩色胶片摄製，由三船敏郎（饰山本五十六）、加山雄三、仲代达矢、黑泽年男合演的影片，公然把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帝国海军头目——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塗脂抹粉，把这个日本法西斯的罪魁祸首描绘成「忠於天皇」的「英雄」大加吹捧、极力宣扬。

山本五十六是个什么家伙呢？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战犯。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面临即将崩溃的时候，这个大战犯在所罗门群岛前线上空丧了命，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而在丧命之前，他曾经率领日本侵略军南进，指挥过侵略越南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军飞机偷袭珍珠港方案，就是他最先拟定的。

反动影片「山本五十六」，竭力刻划侵略罪犯山本五十六的「忠君爱国」、「杀身成仁」、「机智果断」、「料事如神」的所谓「英雄形象」和「惊人的业绩」，完全是为日本反动派复活军国主义，为准备再次实行对外侵略製造反革命舆论。影片中山本五十六的形象，就是日本反动派所要树立的黑标兵。

日本反动派不仅通过「山本五十六」这部反动影片，大肆歪曲史实的勾当，把罪行累累，积极策划和竭力支持另一个日本大战犯东条

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山本五十六打扮成「反战者」和什么「违反心意行动的人」，向他大唱赞歌，把他美化为「真正的英雄」，而且肉麻地吹捧美国「强大」、「了不起」、「是不可战胜的」。同时，这部电影借山本五十六之尸，还日本军国主义之魂的反动影片，还重新发出了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生命线」，东南亚是日本赖以取得橡胶、锡、石油、铁矿砂等许多工业原料的场所的叫嚷，为今天日本反动派大肆掠夺东南亚自然资源和扩张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吹响其进军号。

吹捧侵华的「海战」

日本反动影片「日本海大海战」，也是「东宝」的出品。它像日本反动影片「山本五十六」一样，

如此「伸张正义」



不仅在日本上映，也发行到海外放毒。

今年四月，吹嘘日本军国主义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的日俄战争中的「胜利」的影片「日本海大海战」在香港上映（译名叫「日俄大海战」）。这部反动影片，竟然无耻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同沙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旅顺港大肆吹嘘，公开鼓吹侵略。

影片「日本海大海战」，把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在影片中由三船敏郎饰演），捧成为「帝国命运」卖命的海军「海神」。影片不厌其烦地描绘他为了「天皇」，亲自督阵训练水兵，率领舰队作战。影片还特意炮製了这样一个镜头：在对马海战中，东乡立在舰桥上，眼望前方，而

手里紧握着一把剑，并且由联合舰队司令加以说明：「那是皇太子殿下赏赐给他的，司令官把它当作护身的宝刀。」以显示东乡为「皇室尽忠」的武士醜态。

影片「日本海大海战」，不仅把东乡平八郎编造成死心塌地效忠「天皇」的家伙，还特地描绘了另一个日本法西斯头目——日本陆军司令官乃木这个凶相毕露的战争瘟神，在把一大批大批士兵赶到旅顺要塞去送死前，还要士兵列队向「天皇」皇宫遥拜，以示为「天皇」卖命的「决心」。佐藤反动政府把这样一幕幕的情景搬上银幕，完全是为了恢复已经遭到日本人民唾弃的「武士道」精神，为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搜罗侵略战争的炮灰。

霸占太平洋的野心

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鼓吹「侵略有理」，大肆贩卖老军国主义的强盗逻辑和侵略经。影片上反覆出现这样的镜头：那些日本法西斯侵略军，一边践踏别国的土地、屠杀无辜的人民，一边却高唱什么「讨伐敌寇，向天下伸张正义」。这部反动影片的炮製者，极力充当今天日本佐藤反动政府「侵略有理」的吹鼓手。当年，正是在这个「伸张正义」的藉口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日俄战争，夺取了中国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对朝鲜的统治权。当年，正是在这个「伸张正义」的藉口下，日寇的铁蹄闯进了广大的东南亚地区，给亚洲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这就是日本强盗的逻辑：它要把侵略的魔爪伸到哪里，就说把「正义」「伸张」到哪里。

为了对日本青年灌输「向天下伸张正义」的侵略逻辑，「啊，海军」这部宣扬侵略战争的影片，还露骨地写了日本法西斯海军学校分队长冈野对军校学生平田的一段「教诲」：

「冈野：你对政治过于关心，特别是国内政治。」

「冈野：注意力应该向国外啊！」

「平田：向国外？」

冈野；我们海军活动的舞台是太平洋。」

短短的对话，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依仗「炮舰政策」在太平洋称王称霸的野心。这是为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对广大东南亚地区进行经济掠夺，为他们要派军舰去「保卫马六甲海峡」等等对外侵略扩张行径製造反革命舆论。

替东条英机招魂

今年，在亚洲和全世界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八·一五」二十五周年前夕，佐藤反动政府竟然明目张胆地唆使日本的一些电影院，从八月十一日起在日本上映为大战犯东条英机招魂的反动影片「军阀」，为重新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而大造反革命舆论。

东条英机何许人也？他是一个罪恶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头目，他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国家人民的鲜血。而「军阀」这部反动影片，却用颠倒历史的手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翻案。这部电影公然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祸首东条英机（在影片中由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时是日本法西斯陆军一位伍长的演员小林桂树饰演）鸣冤叫屈，说什么把这场侵略战争的责任「放在东条身上是不公平的」。这部电影由「东宝」公司摄製。拍摄这部电影的当局，毫不隐瞒这部电影的主题思想「就是要通过东条这个人物，改变日本人对过去（侵略）战争的看法」。

与推出反动影片「军阀」的同时，日本反动派在今年八月十四日又抛出了一部宣扬日本帝国主义过

去侵略中国的反动影片「战争和人」。这是「日活」公司的出品。宫本叛徒集团丧心病狂地直接参与了这部影片的编写和摄製工作。这部反动影片无耻地赞美日本帝国主义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期间侵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为跳板开始大举侵略中国的罪行，叫嚣中国的东北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鼓吹「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为已经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发动侵略亚洲的战争大造反革命舆论。

前面说的五部日本反动影片，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日反动派为了加速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以及配合已经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要重新实行对外侵略而炮製的大量的反动影片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五部。

日本反动派大量抛出颂扬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美化战争罪犯的反动影片，极力刮起鼓吹军国主义的妖风表明，日本反动派正在加紧走东条英机之流的老路。

但是，今天的亚已不再是美日反动派称王称霸的亚洲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如果胆敢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

（接第八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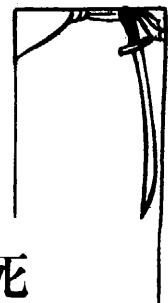
在激励士气方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读卖新闻”报导说：“名古屋铁路公司正迫使它的所有僱员在冰冷的木曾川河中沐浴，强迫它的火车和巴士车男女僱员进行艰苦的训练，以便增进体质。”

由于目前日本神速的防务扩展，“读卖新闻”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六日曾问道：这难道就是“走向和平之道吗”？

今日，财阀以巨额秘密捐款支持执政的自由民主党，而政府也感恩图报，向他们增加了军火的订单，情形又回到过去那段“良好的时辰”。日本国会，不是正在辩论向整个亚洲地区输出武器，作为增加对外贸易的一种手段吗？

日本人民说：“上一次财阀逃避了战争罪责，下一次他们是逃脱不了的。”

侵
略
者
的
罪
蹟
「我們海軍活動的舞台是太平洋！」



該死

一為三島自殺而作

「德川幕府^①時代」，
只能在尘封的古书里去找寻。
宗右卫門^②的阴魂，
早已迷落于鬼话里。
靠你那张狰狞的脸孔，
最多只有引起对武士道的反对。

你死命地搂着军国主义的骷髅，
重覆着招魂的命符。
然而，世界上正义的人们，
已经做好了准备——
教这个骷髅成灰！

你耽迷着「大东亚共荣圈」旧梦，
企图把战火重新点燃，
但是，觉醒了的人民，
包括你的同胞，
将和我们；
一起站起来反对！

尽管你死了还有和你一样的混蛋，
他们不自杀而摇旗呐喊：
“日本必须加强军事力量。”
尽管又有人假惺惺，
大吹“和平”肥皂泡，
然而这些鬼蜮伎俩，
不能欺骗人民的眼睛。

你果真死了？像鬼话里的武士？
我真的希望你真的死了，
连同你的脑袋，脑袋里盛着的
肮脏思想，
一齐腐烂！

荆天

註①日本产生武士道的封建朝代。

註②「德川幕府」时代「雨月物语」故事中的武士。他因失信而切腹，是日本武士的偶像。

狗嘴長不出象牙

倒 罂

自震撼日本之三岛自杀事件发生后，本地华文报章，在某些版位上对於事件发生之动机，来龙去脉，都有正确的加以分析，叙述至详，所以这里我不必赘言。

可是最近有位在东洋捞到一个「博士」衔头，又自称是什么「专家」之类的华人「学者」，却大发谬论，替三岛之死作「新」解释。其实这是因连日来华文报章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抨击，使他感到不安与恐惧；故特地举行一个专题演讲，标「新」立异，企图以此来吸引听众，然后大肆放毒，以达到模糊视线，转移焦点之能事。

原来其所谓「新」解释，实际上一点都不新，简直要令人呕吐，不外是抛出那一套破烂货——形而上学的哲学观。把三岛事件孤立来看待，避重就轻，只一味强调三岛的出身，文学背景，而丝毫不敢触及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只大谈表面现象，掩盖事情的本质，而不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联繫与综合起来作正确的分析和评论。

头脑稍微清醒的人，都会晓得，三岛事件的发生，并非孤立和偶然的。其真正用意是妄想以最野蛮的切腹行为（而「学者」却称赞为是一种殉道表现）来煽动日本军国主义份子的情绪，进一步激起他们起来政变，加速全面恢复军国主义，是有计划的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进行一项严重的挑衅。

但，可笑的是「学者」竟胡说什么「日本战后的转变，使日本人的思想呈现一片空虚，尤其是物质享受充裕，思想更觉空虚……於是寻求解脱」。战后日本人的思想果真的是呈现一片空虚吗？君不

见去年日本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在东京举行轰轰烈烈的示威遊行，坚决反对日美反动派「自动延长」日美安全条约的壮举吗？这足以表现广大的日本人民已经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觉悟。怎能说是思想空虚？至於「物质享受充裕」，到底是谁享受充裕的物质生活？总不会是每日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工农大众吧！所以大谈什么「思想空虚，寻求解脱」，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文不切题，无稽之谈。堂堂「学者」，竟会无知到此地步，歪曲事实，恐怕不会是没有目的的吧！

此外，他还胡说什么：「日本的重整军备并非我们反对而停止我们赞成而进行，这是完全是基於他们自己国家的需要而决定。」这是什么话？是在替军国主义遊说呢？还是在威胁？难道说，基於日本财阀的利益，其他国家就应该把丰富的天然资源，乖乖地双手奉上，反正要反对也反不来？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污蔑与无视日本和亚洲爱好和平人民日益蓬勃的正义力量。这种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志气，替日本整军说话，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最令人感到咬牙切齿的是莫过于他竟非议仗义执言的人士，说他们「过度渲染了表面事实，对於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恐惧过于强调而焦点模糊。」这根本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难道我们警惕与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不应该的吗？是否还要待日寇再度打到头上来，我们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时，才不算是「过於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二十五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荼毒亚洲人民所给於我们的教训实在

是值得引以为鉴的；而日寇犯下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是每一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民都时时刻刻牢记的。血海深仇记心中，血债尚未清还，而今日本军国主义又再蠢蠢欲动，怎叫我们不该加倍警惕呢？然而，独有此「专家」、「学者」希望冲淡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别有用心的吗？

大凡这类「专家」、「学者」总是喜欢标榜「中立」，表面上装成很「客观」，很「公正」的样子；但骨子里却以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迷惑人们，散播毒素，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中了毒。

在美国财阀势力扶植之下，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加速重整军备，是铁一般的事，那怕是「专家」、「权威」、「学者」设法以种种论调来掩饰也是徒劳的。说穿了不过是：受人钱财，为人消灾，为了虚荣富贵，为了名誉地位，当然要听从主子的指使，根据主子的意思行事，大幹不可告人的勾当。

举个例子来证明。正当世界各国纷纷讨论有关中国地位时，主子下令说，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合法的国家。「专家」就赶快从「国际法」上引经据典，印行专书，给於新中国套上种种所谓「不合法」的理由，以示其对主子忠心不贰。所谓合法与否的标准，早已事先由主子们订好的，顺我者为合法，逆我者则为不合法，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又正当日本财阀，政客们公然喊出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时，「专家」又连夜开工，举行什么研讨会，绞尽脑汁，发表专题论文，竟然美其名为敉平海盗，而实际上想以此「名正言顺」地把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海峡列为国际航线，好让日本油航，日夜通行无阻，必要时日本军舰也可以「无害」通航，以达致「平时或战时，不得封锁」之目的。

看吧！这位「专家」、「学者」所发表的「伟论」，不外是为了迎合日本财阀们的意旨罢了。尽管这些论调看来是多么的堂而皇之，

學者的觀點與感情

祝哈

据说，大学教授、「权威学者」之所以受重视，主要原因是他们处处「与众不同」，绝不同普通「无智识」的老百姓「一般见识」。惟其如此，才能显示他们「出类拔萃」、「鹤立鸡群」。

比如说，大家明明看着日本军国主义在某「超级大国」的扶持之下复活，张牙舞爪要吃人，什么「从日本海到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啦、「台湾和朝鲜是日本安全不可缺少的因素」啦，还有，不久前，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一口把属于中国的尖阁群岛吞下，原来挂在岛上的「青天白日」旗也被日本人扯了下来，踩在脚下。此外，日本加紧扩军，也是举世瞩目的严重事件，所有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在咱们老百姓看来，正是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山下奉文的阴魂不散、借尸还魂的表现，然而，「日本问题权威学者」却偏偏要同老百姓唱反调、唱对台戏。咱们说「复活」，他偏说「不复活」——连复活的可能性他也否认呢！

那么，日本的加紧扩军、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加紧制造旨在对外进行战争的中距离、远距离导弹、核武器与航空母舰等，这算不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呢？「权威学者」说：不算，那是日本要「自卫」，旨在进行对外战争的武器、航空母舰，也是用来「自卫」的！这种说法，拿去欺骗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卫」为何物的人吧！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造了长梯子、弄来了许多麻绳铁钩，又弄来了毒药毒烟，还有汽油、枯枝、稻草等东西，只持着刀，准备闯进别人家里去杀人放火劫财，你能说他弄来那些东西是为了「自卫」吗？

人们自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

某些「权威学者」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辩护士，为军国主义放烟幕弹？据说，「权威学者」在日本呆了二、三十年之久，吃日本「料理」比咱们吃盐多，过日本桥比咱们走路多，在日本熟人很多，念日本书自然多得不计其数，要他对日本没有一点感情，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然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日本当然也要「一分为二」。在日本，有日本人民一方，有日本当权者及军国主义份子一方，双方正在剧烈的冲突、全面的对抗，你对日本有感情，到底是对那一方来讲的呢？是对爱好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日本人民有感情，还是对日本的当权派与军国主义份子有感情呢？真正爱日本的人，是希望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人民生活幸福的国家，绝不希望日本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侵略国家。听「权威学者」之言，观「权威学者」之行，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印象，他们所谓的对「日本的感情」，原来是对日本官方的「深厚感情」，对三岛由纪夫之类的军国主义份子的「深厚感情」，否则，他们就不会对三岛之可耻死亡如此「惋惜」，如丧考妣。热爱日本老百姓者，必痛恨给日本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充当辩护士者，必对日本老百姓採取歧视之态度，二者必居其一！我们痛恨军国主义，这绝不等於痛恨日本人民。

说到感情问题，我们这些对日本军国主义怀着深仇大恨的人不得不提醒一下某些「权威学者」及其他军国主义辩护士：不要忘记了你们是站在什么地方演说和「讲学」！那个地方，那个场所，正是千千

万万被日本蝗军杀不死的人、以及被日本蝗军残杀了的人的子孙的土地，是他们流了许多血汗、排除万难建起来的学府！就在你们滔滔不绝地演说、吹嘘「日本经济繁荣」，声嘶力竭要人家「向日本看齐」的场地，那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老百姓献出来、砌起来的！在这样的地方也敢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辩护士，那不是有意嘲弄用死难同胞生命写成的历史吗？不是有意嘲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灾难的千万老百姓吗？

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也曾留学日本，而且是专门培养官吏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算来还是三岛由纪夫的前辈同学，然而，郁达夫并不因此而充当军国主义的辩护士。

伟大的鲁迅曾是留日学生，对日本也有感情，然而，他痛恨曾日本军国主义，他同情日本老百姓，同日本老百姓友好。这说明了什么呢？原来留日学生也是「一分为二」的。

有少数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走卒与辩护士，丧失了民族感情与民族立场，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这些人会得到怎么样的下场，历史早已揭示给了我们。多出了几个像周作人那样的「学者」，绝不会扭转历史前进的方向的！

（接第十三版）
但只要我们有理智，懂得明辨是非，认清事实，就会明白「专家」的狗嘴同样是长不出象牙来的。

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切甘心充当汉奸，帮凶等无耻之徒，以及专与人民为敌的人，统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要无情地揭穿那类「学者」败类的醜恶面目，将其阴谋诡计，彻底地暴露在大众面前，使他无所遁形。

(寓言)

油老鼠首次訪問狗國記

可笑

狗國之名譽越來越壞，這不僅是因為統治它之狼犬們曾經發過「瘋狗症」，闖入鄰國幹盡狼心狗肺之壞事；更重要的是，這些狼犬們至今野心仍然未死，它們在狼國之慾漚下，又想逞顯狗威了。

由於時代不同，狼犬們想要重溫舊夢，已不能像過去那樣兒只憑一股瘋勁。聽說因為吠聲過狂，鄰國都提高警惕，有關「狼犬主義復活」已經成為熱門之話題。這樣兒一來，狼犬們想施展偷襲慣技，好像遇到了一點兒麻煩。為了改善狗國在外邊兒的名譽，狼犬頭派了許多專家，伸盡了觸鬚，四處搜集有關之情報。

根據由鼠國回來之狗專家報告：『鼠國有隻自命不凡之油老鼠，嘴尖牙利，能挑善剔，頗有小罵大幫忙，嘩衆取寵之才能。這樣兒的「鼠材」，如果能邀它到我狗國遊玩，給它出點兒風頭，揩一點兒油，今后相信它不但不會對我狗國有所不敬，而且還會以其油腔滑調，替我們狗國多說好話。』

這個話兒，正合狼犬寡頭之意，它連忙下令專家發出請帖，隆重招待油老鼠伉儷。

這樣兒突如其來的邀請，可叫油老鼠受寵若驚，樂得嘴兒都合不攏來：

——我與狗專家結識不久，就承蒙青睞，不知前世那兒修來的福份兒？

——這次邀請，連我油尊夫人也不被遺忘，這樣兒的邀請法，對於狗國，聽說還是破天荒的哩！這怎能不叫我心花怒放？

——狗國向以貪婪無饜，一毛不拔聞名於世。可是，這一回兒却那麼大方，慷慨，個中奧妙可真耐人尋味兒！

狼犬頭到底在要什麼玩意兒呢？不消說，機警圓通的油老鼠早就心領神會。

「狼犬頭一片好意，真叫我盛情難却。」

油老鼠爲難在嘴上，高興在心裏。第二天，就興緻沖沖，神氣十足的帶着油尊夫人到狗國去當座上客了。

× × ×

油老鼠是靠張油嘴兒過日子的。狼犬們對它既然是這樣兒的看得起，又那樣兒的殷勤招待，油老鼠當然銘記於心，懂得如何報答恩惠。它一回到鼠國，才一件大事便是拿起擴音機，嘩拉嘩拉，奢談「狗國印象記」：

——狗國的現實，就我實地考察之結果，有的和我過去之胡思亂想差不多，有的地方兒却相差一萬八千里。（真不愧是百聞不如一見！吃了幾頓狗餐，自鳴「天下老子第一」的油老鼠也有承認自己過去是「胡思亂想」的。）

——狗國並未狼國化。能講狼國語言的並不多，可見狗國威武不屈，令我肅然起敬。狗國畢竟是狗國，狗國真有狗種。（狼犬們以狼首是瞻，狗語滲有多少狼語，油老鼠如果不是孤陋寡聞，恐有難言之隱。）

——狗國變革，快得驚人。經過狼犬們之精心勵治，國民都是文質彬彬，循規蹈矩，和過去完全不同，這由我鼠眼看來，簡直就是一個紳士大國。（擁有權勢之狼犬們張牙舞爪之事實，油老鼠如果不是視若無睹，就是有意避而不談。）

——狗國既擁有一不修改之「不咬

規則」，又有過去經驗教訓，「狼犬主義」一定不會復活……。

正當油老鼠翹起大姆指贊揚「現代狼犬」，大談自己過去之無知與狼犬神話最起勁的當兒，晴天霹靂，傳來了某著名狼犬率領屬下，狂吠要即刻出國大吃新鮮動物，並慣而以狼犬方式表演闖牆自盡的消息。

不消說，這個血腥事件揭穿了油老鼠的謊言與神話。還站在講壇上，想繼續滔滔不絕吹捧「現代狼犬」與「不咬規則」的油老鼠一時呆住了，它差點兒下不了台。可是，老奸巨滑的油老鼠畢竟是圓滑的，它那肯因此而伏首認錯，它急中生妙計，却模仿人類，搖頭幌腦唱起京劇來了：

「嘿、嘿、這真像一個人在天堂的公園里漫步，忽然間碰到一個動物，不是羊，不是兔，却是想吃人肉的豺狼。」

接着，它又裝腔作勢，故弄玄虛的問道：「狼犬主義，果真要死而復活？」

——嗯，那太不聰明了。

——狗國目前不愁沒有新鮮羊肉、兔肉、鼠肉入口，聰明的狼犬應該滿足現狀。

——最叫人擔心的，就是一旦不聰明的狼犬上了台……。因爲狗國既然能夠輕易接受「不咬法則」，也就會輕易拋棄它。

即使是如此之自圓其說，油老鼠還怕說得太過份兒，於是急忙換個口氣說：

「話雖這麼說，大家儘可放心，因爲狼犬們目前並不餓。」

這樣兒一來，油老鼠以爲又能八面玲瓏，名利雙收了。它得意洋洋，一面拿着擴音機，一面哼着「油嘴兒不敗進行曲」，大搖大擺，招搖過市。這時候剛好來了一位清道夫，看到它那沾沾自喜，恬不知恥之醜態，忍不住拿起掃帚，用力將它掃入溝渠，怒喝道：「鼠目寸光的傢伙，這就是你的下場！」

（十二月十五日）

日軍南侵與馬來亞的淪陷

—— 日軍統治下的星加坡華族鄉村調查報告

南大「星加坡華族村史調查研究小組」

組員：陳靜子、吳倩如、黎才美、莊麗娜、高守忠、連瑞群、莊紹懿、林芳花

指導教師：黃枝連、梁華璜

〔枝連案〕「三年零八個月：日軍統治下的星加坡華族鄉村調查報告」是選修「東南亞華人史」課程的歷史系同學的集體創作；它是「星加坡華族村史調查研究」系列之下的一個「報告」，其他四個為：「星馬的開發與閩粵移民」、「大城市旁邊的小鄉村：波東巴西村史調查報告」、「興利芭潘家村歷史調查報告」、「絕後島華族鄉村歷史調查報告」，等等。這一系列的「村史調查」，是在南大亞洲研究院（前為「南洋研究所」）贊助之下完成的。其特點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一）父老訪問和實地調查，使華族歷史研究突破了書本與書齋的規範，深入社會、面對現實，為歷史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開闢了新的領域、注入了新的生命；（二）這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其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績——然而，缺點和錯誤，肯定是存在的！——除了村民父老的合作之外，同學們的苦幹、熱忱、合作與毅力，是另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從去（1969）年10月至今（1970）年9月，有一年整整的時間，他們嚴肅地工作，證明了一個道理：一群年青的學子，只要掌握了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他們也是可以從事歷史創作的！（三）這一系列的報告，除了利用「口述歷史」、調查資料之外，還大量地利用紙上資料，包括文獻檔案、書刊報章、會議記錄、私人信件，等等。

所有的村史調查報告，都是經過這麼三個階段才完成得了的：（一）初查初稿阶段：1969年10月至12月；（二）補查深查、文獻研究阶段：1970年2月至5月；（三）批評與改寫阶段：6月至9月；現在，是進入了整理出版的又一阶段。

「日軍統治下的星加坡華族鄉村調查報告」，共分七章：一、馬來亞華族的支持中國抗日運動；二、日軍南侵與馬來亞的淪陷；三、保甲制度在鄉村；四、日軍在鄉村的經濟搜刮；五、日軍在鄉村的文教與社會福利措施；六、日軍統治下的馬來甘榜；七、結論。——下面選刊的為第一第二等兩章。

歷史調查，在此時此地，還是一種新生的事物，只有堅持下去，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之中，我們才有機會把存在着的缺點與錯誤，不斷地加以改正，而逐漸地，產生出一套更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來，以把史學創作，提高到一個更新的階段。因此，歡迎讀者以各種方式，給予批評、幫助我們取得更大的進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誌）

第一章 馬來亞華族的支持中國抗日運動

I 侵華戰爭陷入膠着狀態：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

早在十九世紀已表露無遺，佐藤信

淵說：「……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

，無有過于中國之滿州者……」⁽¹⁾

吉田松陰說：「培养國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鮮，併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於朝鮮滿州。」⁽²⁾于是有1894年之甲午戰爭。1922年日本帝國主義的膨脹雖被列強稍微阻止（華盛頓會議），却仍不斷地尋找機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攻占東北，「國際聯盟」束手無策。1932年成立「滿州傀儡政府」，進一步推行其蚕食中國的侵略政策。旋於1935年提出「廣田三原則」，後又提出「華北五省獨立」及「中日共同防共協定」，但被拒。於是1937年加紧向中國藉故挑釁，發動「七七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終於爆發。由「七七事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在中國燃起的侵略战火有「八一三」上海戰爭、華北、徐州、武汉與長沙會戰等等。

日軍在中國的戰況實可分為二期；第一期為日軍全面進攻階段，日軍挾其新式武器，利用坦克車、重炮、飛機、炮艦對中國進行侵略，使中國政府軍無法招架⁽³⁾；但是到了第二期，即西安事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成後，中國已意識到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⁴⁾。有了這種認識之後，政府與人民便相應地作出了許多改革，國共在「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的大前提下，黨派之爭暫得妥協，抗日運動有新的促進，深入民間，在城市，在鄉村領導民眾，粉碎日軍的「以華制華」，「以華滅華」、「以戰養戰」的野心⁽⁵⁾，在持久戰的策略之下，日軍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戰況已不如前期逐漸

呈现胶着状态⁽⁶⁾。

II 华族对中国的支援——筹赈会的设立：

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时，马来亚已有筹赈会的设立，然碍于英政府的“中立政策”⁽⁷⁾，筹赈会多以赈济难民为名。到了“七七”抗战全面掀起，南洋华侨便由星洲侨领陈嘉庚、侯西反等领导，成立“华侨救济祖国总会”，至1938年10月更有“南洋华侨筹赈会”的成立以统一步伐。各同乡会、行会等帮派与职业团体、文化团体皆同隶属于同一筹赈会。

该总会成立的目的有二：

1. 协助中国抵抗侵略：

中日两国在真正交锋下，国力的悬殊顿见，中国即敌不过日本的坚船利炮，只有採用消耗战来消耗日军的战力，在时间、空间、人力、财力方面也相应的要增强，总会便在响应“财力增厚，即战力增强”的口号下团结起来，要群策群力对中国抗战表示支援。

2. 保卫东南亚：

华族参与抗日运动背后，实含有自保的作用，诚如陈嘉庚所说：“抗日的目的是在保卫东南亚，不过要保卫东南亚，必先保卫中国，只有中国情势好转，东南亚的情势才能随着好转，中日抗战胜利，东南亚不能不保卫而自卫。”⁽⁸⁾

在抗日原则下，筹赈会所展开的工作主要有二项：积极方面是筹募捐款，推销公债，召请机工回国服务等，消极方面则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断绝日本的军事工业原料的来源，破坏日本的速战速决的战略。⁽⁹⁾对于此等活动，英政府所表现的乃是一种模稜两可的态度，诚如一位父老所说的：“只要人民抗日工作不要做得太过火，太明显，他们便不管了”。

III 支持中国的方式：

1. 募款运动：

在被访的人士中，有一位老伯是当年参与筹赈工作的热心人士，所以对筹赈会的工作知道得比较详尽。他说：“当时全星分成了35区，市内三区（芽笼、丹绒巴葛、惹兰勿刹）为特别区，此特别三区是总会领导人常到之地，募捐到的款项也是最多的。其他三十多个分会分佈在全岛各角落。村民组成一个工作委员会来负责，这个工作委员会通常设有一个主任（由村长担任）、两个副主任、一个宣传员、还有一个秘书。工作委员会经常与总会保持联繫，每月至少作一次安排，要求总会派人下乡演说宣传，总会便依照所定日期，轮流调派适当的人士应邀前来，如果该村是潮州人较多，就派潮帮人士前去，有其他籍贯人士的话，总会也会加派擅长其他方言的人士，乡村的募捐不分帮派，（市区华侨的募捐则分帮，由劝捐员向其属侨劝募），乡村的宣传活动以侯西反⁽¹⁰⁾等四人最为活跃，各项活动多在夜间，因为在白天工作人员与村民、市民都各有自己的正业”。

在我们所调查的9个华族乡村中，除了绝后岛由於是英军基地，筹赈人员不容易到该处公开活动之外，其他如南同村、波东巴西、兴利芭、忠邦村、万国园等都有筹赈会的活动。响应的形式大约可分为三项：

（1）义卖运动：

波东巴西村以云峰天后庙为总站经常有义演募捐，村民常乐捐一元或五角钱不等。

兴利芭以杏墩小学为分会站，每月大概有两次的卖花募捐运动，情况较其他乡村来得热烈。

据南同村父老说，该村也常有售旗、卖花等活动，更有小贩以义卖……

在三巴旺十四哩（距忠邦村一哩），一位父老告诉我们说：“每逢‘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男女村民便分成4、5队，拿着筹赈会所特设。上贴有封条的箱子，到各地去卖花。我也曾经卖过，回来开箱，每次约有百多元，那时百多元算是不少的了！”

（2）月捐运动：

在武林村，当时的村民都以割胶为生，胶工多响应月捐运动，月捐的数额是从所割的胶当中抽取，每月一元半至三元不等。此种月捐维持了近两年之久。裕廊十二哩的醒南学校是第八分会，筹赈总会也常派人来演戏，宣传、演讲、义卖纸花，要求村民做不定期的乐捐，有一位村民告诉我们；侯西反常到此地宣传，而且向村民演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要紧紧团结、如同胞兄弟，千万不可自己打自己（指帮派冲突）……”。

（3）认购公债：

根据陈嘉庚所写的“南侨回忆录”一书的记载，“1938年国民政府有发出五万万救国公债……后来总会仅接受二千万元，结果统计全马仅得一千五百余万元……”⁽¹¹⁾，由此可见公债的认购相当理想。然而在我们调查的对象里，亦很少提起，只有忠邦村一位父老，透露曾认购近二千元的公债。他说还领过两次的利息，又有一位父老说“公债多是商人购买的，乡村人民很少买”。

市区的募款运动，除了在纪念日⁽¹²⁾有售旗、售纸花外，还常有剧团的义演，有一位市民告诉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武

汉合唱团"从中国来义唱。并有传单，招贴等标语，由於推动较积极，引起广泛的响应，连妓女也出来帮助兜售纸花，有些工人甚至自动拨出月薪若干巴仙充为捐款，一位市民告诉我们"那时家家户户多少都有捐助一些!"

2.召募技术工人：

由於中国东南沿海口岸为日军封锁，不得不由缅甸的陆路接济军火和粮食。於是在云南筑「滇缅公路」，直通缅甸，但因司机不足，只好向(星)马求助，於是筹赈会便代召募机工回国负责运输工作。⁽¹³⁾

在我们访问的对象中，就有一位父老，曾经亲身参加这项艰巨工作，且是领队之一。

關於召募机工一事，市区居民知道较多，乡村村民对於此事很少听闻，更谈不上应召

回国。只有在忠邦村有一两位青年响应，这是因为忠邦村居民多半是军港内的技工，對於汽车修理、驾驶技术，都很内行。而其他乡村则多以农为生，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根本缺乏，当然是无能为力；加上宣传不够深入，所以在人力方面，乡村人民未能踊跃参加。

3.抵制日货：

也许是乡村一般上的购买力低，日货不多的缘故，所以在抵制日货一项，村民也很少提起。

市区的被访者，却如此告诉我们："我亲眼见有人因卖日货而被割去一只耳朵，或招牌被塗上黑油。"⁽¹⁴⁾当询及有关筹赈会在乡村的活动时，常常要从旁提示，对方才能瞭解。由此可见，抗日自保原则在乡村只限於筹款的表面工作。

第二章 日軍南侵與馬來亞的淪陷

I 侵略东南亚的动机：

日本在1937年与中国开战，开闢了一个一千万方公里的大战场。至1939年武汉战役以后，更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但在1941年，它又开闢了另一战线——偷袭珍珠港，而爆发太平洋战争，并在数月内横扫东南亚，将东南亚纳入其所谓“东亚共荣圈”内。日军既被中国牵制着，另一方面又贸然开闢另一条战线，惹起另一个火头，其居心安在？

其实日本侵略东南亚是早有预谋的，早在1931年，其南侵东南亚动机——掠夺东南亚的丰富资源，以供其作战之用——已很明显的表露出来，只是没有全盘计划而已。

当时的日本时报的社论说："…满洲的发展当然可以增加日满间的贸易，但日本仍然要以为满洲原料製成的货物，另找其他的市场⁽¹⁵⁾日本的养育线在南部亚洲，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生产在等待着日本的国民，南洋的伟大自然富源

，是要养育日本国民的，南洋足有养育五万万人民的馀地……"⁽¹⁶⁾这种侵略的野心，到了1940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完成以后，昭然若揭。在日本方面来说大东亚共荣圈是以日本为首，团结东南亚各民族，共同建立共存共荣的新体系⁽¹⁸⁾但事实上，占领东南亚的动机，不外是要从欧美殖民地主义者手中，将东南亚的丰富资源抢过来占为已有。"协助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促进共荣圈的隆盛、进而努力於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的这些美丽口号、不过是烟幕，以使其不正义的侵略行为神圣化、合理化。

日本南侵野心，早已根深蒂固，付诸行动是1939年到1940年之间的事。促成它在这个时间南侵东南亚的因素有二：

/ 在中国战场遭逢不利，中国之战已进入第二期，调入中国领土作战的三分之一日军被中国人民所包围，呈现一种胶着状态，南侵可截断英人援助中国的路线⁽¹⁹⁾，使中国陷於孤立，容易对日妥协，使日在

中国战场恢复主动，1939年海南岛的占领不仅成为日军南侵的跳板，它的热带森林更提供了陆军在马来亚和缅甸的作战训练，⁽²⁰⁾所以有人便以它为日军南侵的初步。

2这个因素来自欧洲战场，当时国际形势对日本有利。德国在1939年进攻波兰、欧洲大战因而爆发，接着迅速占领荷、法，西方殖民国家在东方的殖民地孤立无援，英本土受威胁而无暇东顾，美孤立派得势，对外採取不干涉政策，东南亚便成真空状态，日本本著德国是它的同盟国，於是东西唱和，乘隙而入东南亚。

II 马来亚的沦陷

1940年9月三国同盟的协定，确定了日本的涉足东南亚⁽²¹⁾，日以同盟国身份，要求德国向法维琪政府政权施压力⁽²²⁾，1941年7月，成立了日法军事协定，"法越日共同防共协定，"十万日军顺利进入安南，安南遂沦为日陆军基地⁽²³⁾：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更因第五纵队活动的成功与泰国缔结"攻守同盟"和"准许日军过境"的二个提案⁽²⁴⁾。南下攻马的佈署即完成，一切只等待导火线的大爆炸。

1941年12月8日，清晨四时(比偷袭珍珠港早四小时)日空军空袭马来亚，同时日陆战队分三师⁽²⁵⁾由北南进。第18师团在哥打峇鲁登陆，当晚占领了当地的飞机场，取得了北马的控制权。接着沿东海岸，由吉兰丹、丁加奴、彭亨而至柔佛，主力军第五师团由总司令山下奉文亲自率领，在暹罗境内的北大年与宋卡登陆，然后向北马边境推进，经吉打、吡叻、雪兰莪、森美兰，直捣新加坡，近卫师团亦在暹罗登岸，在西海岸一带採取攻势，威胁英军的退路。

日军的战略，是採取一种侧翼的配合攻势，主力军以坦克车沿交通线作正面进攻，近卫师团则伺机包抄阻截。英军的"水牛式"战斗机既比不上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又加上两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於12月10日在关丹

附近被日军炸沉²⁶，斗志更弱，虽曾加以反抗，但屡战屡败”，所以由 12 月 8 日开始受攻击至翌年的 1 月 26 日。全马沦陷为止前后只 1 个多月。

1. 空袭新加坡的开始与星华义勇军的成立：

12月8日，三队日机（每队约数架到12架），向市区和实里打（Seletar）与丁加（Tengah）飞机场轰炸。此种空袭，事先未有传闻，市民也毫无防备。一位市民这样说：“日军的第一次偷袭，事先我们不知道，它先炸移民厅附近，第二次却炸海山街。”

军港的工人（忠邦村）也告诉我们：“当威尔斯太子号泊於军港装添伙食时，威风凛凛，新加坡居民都满怀信心，认为有英军挡住，日军一定不能进来”。

从12月8日至翌年(1942年)2月1日，日本陆军航空队进袭新加坡五十六次，⁽²⁷⁾轰炸时间多在早上八点，市区如海山街、吉宁

街、中街、直落亚逸、新吧刹等死伤最多，有些市民逃到山芭，郊外避难，但一位市民却说：“我和家人没有准备逃难，因为那时英国人在电台大事广播

，我们信以为真，竟安枕无忧！”

2月间，日军飞机轰炸军港，造成死伤时，英国人便贴出佈告叫工人疏散，忠邦村村民多在军港内工作，知道消息，多纷散逃避。

忠邦村一位老先生说：“空袭军港时，我的太太很害怕，叫我逃避，我们将两个孩子放在篮子里逃到后港。”

忠邦村李老太太逃到波东巴西的沙塘租了间猪寮住了近三个月才回去，她说：“那么一间猪寮，在当时的租金竟高达30元！”

绝后岛的村民，在日机轰炸该岛的炮台时，都纷纷逃到星加坡来避难。

空袭开始后，整个市面呈现一种混乱状态。警报时鸣，人心惶惶，英军既然要致力于防禦的设备，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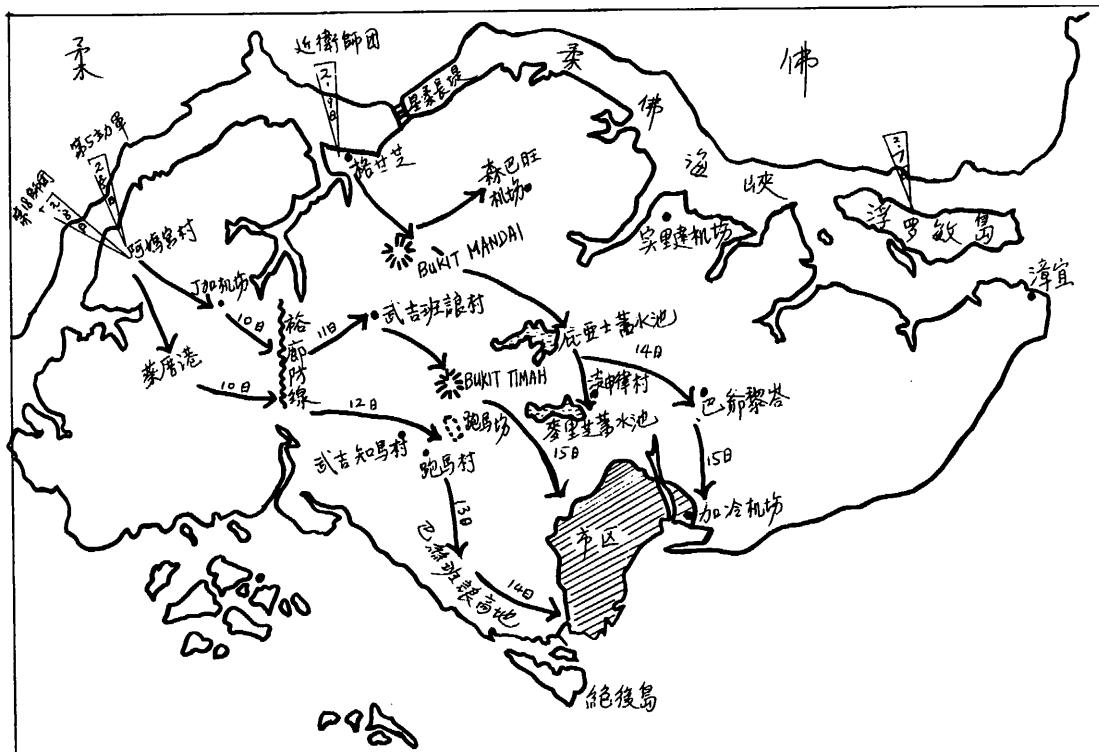
法兼顾到整个市面的治安与秩序。在意识到英殖民地的利益会受损的大前提下，一反过去的中立态度，反而主动的要求华人，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以协助英军抗日。此会统辖劳工服劳团、保卫团、民众武装部队三大机关，协助英军维持市面秩序，供给防禦备战所需要的劳工，民众武装部队更容纳了国共两派人士，星华义勇军与华侨救国军同以青天白日旗为旗帜⁽²³⁾，隶属于马来亚英军总司令之下，要以武装行为参与抵禦。⁽²⁹⁾

2 星洲的沦陷⁽³⁰⁾:

1942年1月30日，当英军全部自马来亚撤退到星加坡后，英军自己炸毁星柔长堤，日陆军虽暂时受阻，但借助于空军不断地对星岛及沿海进行猛烈轰炸⁽³⁾等到新山的大炮安置就绪，山下奉文就採取声东击西，先由该处向星岛东北猛烈炮轰，所以市民都听到“过山炮”的隆隆作响。

这时候，马来亚英军总司令会向

(附图：日军进攻星加坡略图)



思华中将宣佈，"马来亚战争已告结束，新加坡攻防战即将开始。"
(The Battle of Malaya has come to an end and the Battle of Singapore has Started).

(32) 在这形势非常危急的时候(约2月初旬)，英军才被逼分发一些19世纪的旧式枪械给义勇军。此种情形，正如一市民所告诉我们的"日军南侵时，由陈嘉庚等出来呼吁，组织义勇军，当时新加坡有英、澳军九万，却敌不过日军三万，义勇军多为华侨子弟，训练不足，人数名为三千，实际上只有一千人，日军攻入新山时，英军政府才发枪杆给义勇军，这军队的旗号为"中华民国光复抗日军。" (33)

日军进攻星岛是分西、中、东三路。西中二路是採取相辅的配合攻势，东路则独自採取猛势进攻。

2月7日，日军占领浮罗敏岛，2月8日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西、中、两路，渡柔佛海峡登岸，在此曾被义勇军所阻截，因而含恨在心，导致日后的屠杀报复行动(见后)。中路主力即山下奉文与其第五师团，西路为第18师团，两师团一万三千名，日军登岸的第一步便是占领阿妈官村高地，接着与英军展开裕廊防线攻防战，驻守裕廊防线的除了苏格兰高原部队，印度军外，还有新加坡义勇军，由於指挥混乱(34)，10清晨，日军便已突破裕廊防线的中央，驻守防线右翼北端的英「杂牌军」退守武吉班让村，11日黎明前日军中路的第五师团在坦克车掩护下，猛扑武吉班让村，切断了盟军南北两边的主要联络干线。

而西路18师团於占领裕廊全线以后，2月11日上午攻进裕廊路，沿裕廊路进迫武吉知马；12日，日军更以坦克车部队向跑马场作正面进攻，13日，第18师团与一混成炮兵队占巴丝班让高地，再进迫亚力山大防线，14日夺取了亚力山大的军用仓库和英军医院。

从武林园一村民的口述里，实可印证裕廊防线战役的惨烈：他被过路的日军抓去，随军运搬枪弹，

据口述："我和数位村民在阴曆12月25日(阳曆2月10日)被五名日军抓去，走到武吉班让9哩处，天黑了，就露天过夜，那时，该处路、英军尸体遍佈满地，我们将尸体拖到路边。经26、27日到了28日早上英军已经溃败，29日退到亚力山大"土油城"，初一在亚力山大的山屋，早上六点就开火。到了中午12点，英军全部投降，初一晚到巴丝班让，在那里住了4天，我替日军洗衣，喝沟渠的水，吃日军的饼。日军分药丸给我们，听说吃了不会疲倦，初一晚，日军大胜，升起太阳旗，我们不再听到枪声，初五下午，我们要求日军放我们，他给了我们通行证，我们便徒步从现在的太丰饼乾厂(在亚力山大)处走到东陵，到达武吉知马10哩时已晚上10点；沿路日、英、华军尸体满佈，尤其是在10哩，南顺、大伯公三处尸体最多。"

再说到东路的近卫师团1万2千人於2月9日至10日渡过海峡后，便向实里打飞机场前进；2月11日英军从军港及兀兰撤退前，曾破坏部份的设备及焚烧剩余的油库，忠邦村的父老告诉我们："英军从军港撤退时，曾将船坞炸沉，

将武器抛弃，一路逃，一路丢，到碧山亭处(汤申路5哩)又自己炸了火药库，石油及军需用品，到三四哩处，曾用吊炮与日军驳火。" 日近卫师团由淡申路南下，节节胜利，占领了三个蓄水池，断绝水源，使防守东部战线的印军无法坚持，近卫师团最后追进后港，14日达巴爷黎谷。

从2月8日攻防战开战开始到2月14日三路军已同时进迫市区，英军的焦土政策(35)，既无法成功，自己反而为水源断绝所困，节节败退，昔日威风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军队。下场竟如此，实令人惊叹！2月15日英军正式宣佈投降(农曆正月初一)，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日军开始其三年零八个月的残暴统治。

(待续)

(接第廿三版)

的山林是进不去的。在一列森林后面的公路约三十码以外，伸展着参差不齐的砍下来的树林。这些尖利的树枝，横横直直的伸向空中，要想作迅速的勘测是不可能的。

更远一点，上面设有三股铁丝网的旋转的牆，将第六〇一公路和设施的内部分隔开。



云峰
10-12-70 -

美國空前的大危機

波克士著
鐵民譯

波克士是美國黑權運動的軍事領導人。他是底特律汽車工业的工人，亦是“黑權革命黨宣言”的作者。

事实非常清楚，当今美国国内的大危机是远远地超越了过去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危机。

过去，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危机，要不是国内的争端，便是国际间的斗争。如今，在美国两者已经一起爆发开了。美国政府对外关系所出现的混乱已达到顶峰；虽然，国内的争端与混乱还处在开始的阶段，然而，这已是自文明战争以来，国内的争端由单方面转化到目前的多方面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部分的人民团结一致，为一个理想而工作，那时，国家还算相当稳定和受到人们的支持。

现在，美国境内的骚动，非常相似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国。一九六八年的法国已被国内的争端所拉倒，而廿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政府却面对着两条战线上的抗争：不愿被奴隶的亚洲土地上的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和美国境内的群众斗争，特别是黑人和青少年的行动。

騷亂是根深蒂固的

目前美国境内的争端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它是过去二十五年来终年累月聚集起来的反抗潜力的展示，而它正根深蒂固地发展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深以为自己的先进技术便可以充当世界总宪兵，并给这个世界带来他认为能使美国感到安全的政治体系。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眼里，“安全”不过是给她以无限的自由以剥削当地的人民和开採世界资源。

一九四五年，当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以来，她已经发展了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来支持和推行她的基本信仰，即：革新的技术可以镇压和统治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斗争。

这一体系已经统治美国二十五年了，并且也给她带来了目前的骚乱。

根本的原因

革新的技术和革命的愿望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而这些新事物都因为人们要求革命而产生了。在过去的五千年里，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年，本来要由人和手操作的工作，现在已经大部分由机器取代了，这是技



术的革新。通过技术的革新和创造，人们已经更大的发展了工作能力。人们的革命运动，往往都是由于人们对不人道的统治而产生的反抗运动，于是人们便为了达到愿望而开展革命斗争，但这一斗争的决心不会因世界技术的革新而有所转移。

今天，在东南亚的土地上，美国企图以她先进的工艺技术，派遣全副武装精良的雇佣兵去征服具有革命意志和决心的印度支那人，她的后果必将有如当年美国人民的反抗英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斗争一般。

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根本矛盾就在于美国重视侵略军所具备的无限的技术和技巧，却忽略了印支人民斗争的目的。这一点肯定将促使她的侵略战争遭遇失败。

美国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她的先进技术配上了腐朽的社会制度。只要这一根本矛盾没有解决的一天，美国统治者必将是全世界人民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的政权，不论党派别系，也不论总统个人的性格，不断地把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和对付国内人民的斗争，特别是美国黑人和青少年的行动迅速地升级。

要解决当今美国的根本危机，是有必要採取一些具体的措施的：

全美国人民，不论他（她）来自那一种生活方式，是否已经团结起来，在国内或海外，在工作或学习中，在兵营或隔邻，在工厂、或办公室或农场，应该

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集合，辩论并通过下列议决案：

1. 美国政府立即主动地採取全部必要的行动，把侵略印度支那的侵略军完全、彻底地撤走，让印支人民在自己的愿望下选择自己的政府，和他们认为最理想、美好的生活方式。

2. 美国政府立刻及单方面地解除与外国签署的任何军事条约或以美国青年来保护这些政权的任何许诺

，如「东南亚公约」，并让各区政府具有建立自己的合法统治和保卫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力和责任。

3. 立刻解散美国政府内的任何涉及外国内政的机关，或停止任何对外国内政的干涉行动。

4. 立即停止美国公民在军队中的服务，除非这一军队是用来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

5. 任何美国人士不应涉及或支持白人或黑人的职业军人或志愿参军者被派遣到海外参与对付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6. 立即督促美国参、众两议院召开特别会议以辩论和接纳这些议决案。

7. 通过这议决案的会议应定期地召开，并在必要时连续召开，以查核议决案施行的程度，并向美国人民更广泛地宣传议决案，让他们考虑并接受它。

这些议决案是今日大危机的核心，它牵涉到每一个在国内或海外的人士，不论他的种族、肤色、性别、年龄和职业。

黑权运动和第三次世界运动者应该起来领导，使到这些议决案被接受和执行。身为世界上被剥削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严正地要求与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争取胜利。

我们坚决地反对革命是个人的事业或由小集团的牢骚而促成的。在过去的数年里，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白种人集团已经闹分裂，因为他们不能助长正确思想的苗长，以增长人们对事物的视线，和建立一项社

会任务以面对现今人类历史上在美国所出现的危机。

现在，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全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在于争取实现一个新的政治觉醒理想，社会的负责公民和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

这一斗争鼓舞我们加剧斗争的步伐和增强了对斗争胜利的信心。

译自：AFRICA & THE WORLD - JULY, 1970.

美國的「互惠基金」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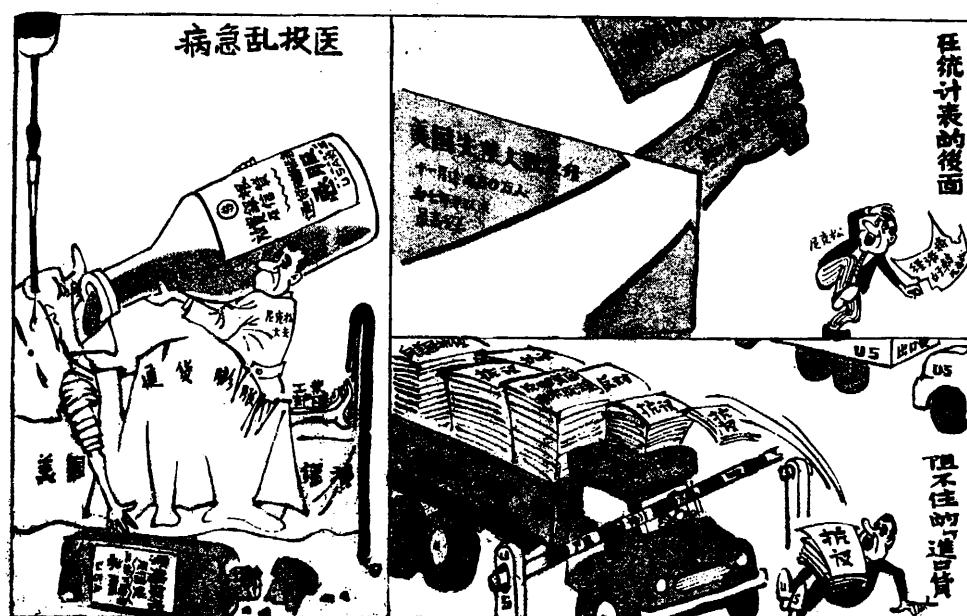
美國「互惠基金」暴跌，持有股票者，爲之大嘆倒霉。

美國紐約之股票市場，每日開門時間雖短，但十分搏命，可以講分分鐘死得人多。踏入七十年代的秋季，美國股票市場動盪不堪，正如尼遜政府一樣，病入膏肓。

「互惠基金」美其名爲：請世界各地人士分享美國之繁榮。講得漂亮，大有令人相信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實行「有福大家享，有銀大家分」之概。爲此，亦竟有不少人崇洋崇美的，美國人是最富的，因此，「互惠基金」是最可靠的。

「美國海外投資公司」已經向人家宣佈：七〇年第一個壞消息是，該公司上半年淨虧二千五百八十多萬美元，並且把資金實行轉移，因此「基金」而不互惠了，跌倒沒有影，唉！買股票就是把銀紙拿去給陌不相識的吃人壟斷資本集團去造生意，虧是虧你的，騙也是騙你的。當你發覺股票所值水瓜打狗，剩得一擲之時，還是不知其所以焉。

六年前，美國股票暴跌，死得人多，紐約不少股票狂之人，傾家蕩產而外，還要跳樓，「紐約股票」從此易名爲「互惠基金」。





美國建 地下白宮

据八月十五日的美国「前卫」周报报道：美国最秘密的设施之一，设在华盛顿以西六十哩，在弗吉尼亚郊区克拉克和鲁当郡的分界线上。这个区的居民给这个设施起了几个名字：「小五角大楼」，或者「地下白宫」，或者叫

在沿着阿帕拉齐安小径平行的蓝岭山的圆形的山顶上的六〇一公路上，设有一个「影子政府」，在遇到核子袭击，或者武装叛乱的时候，这个政府便控制着美国。阿帕拉齐安小径是联结着第七号和第五十号公路的。

也就是在这个通常叫做「气象山」的从前的气象设施上，有政府或军方用来採取突然行动的潜力。工具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设施，除了表面作掩护用的大楼和一架直升机之外，是全部隐藏在一座凹入的山里面的。一间四座房屋长、两座房屋宽，四十至八十呎高的房屋，作为军事通讯指挥中心。

它里面有街道、人行道、街道的镶边石、避险洞、三层高的建筑物，并留有充份交通活动的馀地，以便易於开动一辆牵引车的拖车。简言之，它是一座细小的军事城市

这个地下设施有办公处、住宅、医院、自动食堂，一个供食水用的地下湖，独立的电力供应、一个放射性净化中心，和由三十四吨通风门保护的进口隧道。这些门通风用钢筋、水泥和铅建造，它们是在轨道上移动的，由於这些门又重又大，所以用机械工具开启或关闭这些门需要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这些门一经关闭之后，这个设施仍然可以保持正常的气压，低消震动的热浪，同时增加外面气压，这种气压是用核冲击来产生的。

据预料，一旦在紧急的时候，在设施里面工作的人员将放弃他们在外面的家眷，因为没有供他们救回或住宿的设备。

整个构造活像漫画家奥韦尔和斯特兰洛夫所画的可怕的和路迪斯尼电影剧本。里面是一个宽敞的圆型会场，排列着电讯设备，包括一个舞台，舞台前面的矮牆和一幅悬挂在世界地图，地图上有灯光表明战略空军飞机、海军舰隻、火箭场等等的位置。当全球力量改变和战略发展时，地图上佈局就发生改变。

这个会场和整个地下设施是由美国最坚硬石块保护着的。由於这个山头的岩山坚硬，挖空场址的爆破工作持续了二十年。

通向这个会场的进口只有两条长长的隧道：一条是东隧道，一条是西隧道。隧道的设计可以顶得住原子弹的爆炸。在东隧道的一头伸出一个通讯中心（这种通讯中心是这个国家最先进的）。它设置在通风门的外面，由於它的半球型的设计，它能够抵受得住冲进隧道由於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震动气浪的冲击。如果发生核子袭击或者武装叛乱，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的主要人物，将乘直升机到这个设施，住进里面，和外面隔绝，指挥作战。

在直升机无法到这个设施的时候，驻在设施的人员便承担控制国家和作战的工作。

關於这个设施的消息，是很难得到的。通常的地图并不把这个地点画上去。发给外国大使的标明外国人不得进入的安全地区的特种政府地图，也没有标明这个地点。但也有一些细微的透露。通向设施的道路保养得格外好，转弯处的路标写着：两条山顶通路的负重限度为三万五千磅。

除此之外，在表面的正门对过
(转入第廿版)

溫

暖

人

情

彼
試

卫自芳是一个洋行的小职员，年近五十岁了，在这个社会奔波了几十年，也许是他的出世经验的总结，他总觉得「人情薄如纸」这句老话是千真万确。「不是吗？谁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有时你想做点好事，可能会惹祸上身呢！」他常常这样想。但是卫自芳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因此，表面上看来是个好好先生，但实际上很少关心别人，甚至对他的儿女的教导，也是他这套处世经。

这一天，卫自芳在「乌必」做完八小时的工作，他伸伸懒腰，收拾了东西，习以为常地匆匆赶着回家，他乘搭巴士，到站后还要步行两个街口，他急促的步伐，行经马路边的那个小球场时，突然，他发现了球场里围着一大群男女，他隐约地看到，球场里有几个工人打扮的青年，在为一个受了伤的孩子敷药，有人替伤者绑纱布，显然是一宗意外受伤，人们正为这受伤的孩子而进行抢救，卫自芳见怪不怪，暗地里叹了一句：「又是车祸伤人吧！这儿的车祸知多少？」可是，他好像是怕惹来麻烦，本来是穿过这球场才是回家的捷径，而他却匆匆地绕了个大圈，避过了人群，就

匆匆回家去了。

卫自芳赶回家中，他发觉家中似是有点不寻常的气氛，饭菜也摆开了，但是老妻却是一副焦急而发愁的脸孔。「为什么还不吃饭？等谁啊，这孩子说是外出买文具，但去了很久过钟头还未回来，你去附近找他吧。」卫自芳的妻子说。这意外，使他心突然在跳，他想起了球场的一幕，马上联想起阿玉，他越想越像，也来不及告诉妻子，就奔向球场而去。

球场里人堆已散，这里没有受伤的孩子，也没有那几个抢救孩子的工人，只有几个坊众，还在为刚才发生的那宗意外事而在纷纷议论，卫自芳曾追问他们，这孩子是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街坊们表示不知道。但是卫自芳从他们的谈话中，却知道了当时事情发生的过程。

「这个孩子伤势颇重啊！听说是在这里打千秋跌伤了，头也破了，当时还晕倒呢，要不是那几个工人放工经过，及时抢救，恐怕很难说了。」「这几个青年人，如此热心抢救这个孩子；相信是相识的吧？」「不是啊，听他们说，就是不知道这孩子的姓名和地址，无法将

他送回家，直至他甦醒了，他们才问到了地址，抱他离去了。」几个街坊的对话，使卫自芳也难清楚伤者是否是自己的儿子。他只好自己埋怨自己，为什么当时不走进人群中看看呢，他怀着懊恼的心情，失望地回家。

但是，当他踏上家门时，家里却出现另一股不寻常的气势，家里来了几个青年工人，还有他的妻子，抱着他正要找寻的儿子阿玉。

阿玉的头上还缠着纱布，但精神挺好，见到他归来，还叫了一声爸爸，卫自芳看看这情景，也就知道了什么一回事，他内心交织着惭愧和激动，伸出了手，和那几个青年工人一一握手，「感谢你们对我的儿子的抢救，你们真是太好了！」但几个工人都谦厚地说：「不要客气了，我们互相帮助和关心，这是我们本份应做的一点小事。」卫自芳为了答谢他们，还打算请他们吃晚饭，但是他们道别了。卫自芳从这次经历中，他那几十年的人生哲学破产了，也不再感於人情似纸，起码在他的思想上，也再不像过去那样，对别人莫不关心了。



守望相助

城

崔三婆在街市摆卖瓜菜，屈指算来，已是四、五十年之久了，当

年还是小姑娘，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几十年的街市生涯，使她越来越觉得「同行如敌国」的老话是个道理。虽然他们都是蝇头小利的小买卖，但也许就因为温食艰难，谁不想多做几个钱生意呢，因此，也难免在行家之间，出现了一些竞争，有时还争吵得成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又怪得谁呢！」每次闹出不愉快的事情时，崔三婆总是这样说，而她自己，虽不是与行家发生过争吵，但是，总是自己顾住自

己这个档口。

但是，这几年来，这个街市似乎起了很大的变化，崔三婆也常常说：「世界变了！」使她印象难忘的感人事例很多，比如黄二婶和张三姑，在过去就曾因为争多做点买卖，双方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闹得视如陌路，行家变仇家。但是如今却像一家人，不久前，黄二婶染了病，没法开档了，眼见几个幼小的孩子，生活也陷于困境中，可是，张三姑就主动地协助黄二婶的八



控訴

史耀

天下着雨，我登上了18号的巴士。

当车子开到“罗班让”时，雨还是不停地着，我按了车铃，冒雨下了车，三步作两步；我跳进了路旁的商店的“五加基”，哎呀！我下意识地把身子一斜，闪过了眼看就要被我撞倒的老太婆，好险！若是撞倒了她可不堪设想了！

站住了脚步，定眼看看刚才那个老太婆，她衣衫褴褛，手上拿着一枝拐杖，指着马路对面的雨中的高楼；口里不停的骂着。

“没良心……害死了我……”

其余的我全没听懂，啊！不是我刚才吓着了她；正在骂我吧！

我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内疚，并向她走去。

“亚姆、对不起，是我刚才不小心，差点撞倒了您！”

岂料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还是指着雨中的高楼继续地骂！骂些什么，只可惜我没听懂。

“定是个疯婆子”，我心里这么肯定地说。转回身子冒着雨，沿着“五加基”走向

三马路另外搭车。

几天后，碰见一位住坡底的朋友，我便向他谈起那个“疯婆子”的事。

“她在这带指着高楼骂十多年了。以前也有过一个孩子，在孩子三岁时，她的丈夫便因贫病交加死去了。此后，她辛苦地把孩子养大。孩子长大后去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岂料后来却在一座十八层的楼顶上跌下去死了！老太婆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她满肚子的悲愤，此后，她一见到高楼就骂！骂那没良心的资本家让她的儿子跌死！后来她也就疯了。但是，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停的在骂……”朋友一口气给我叙述了这个老人的悲惨身世。

这一席谈话，使我激动得失眠了几个晚上。我想，说她是疯子是不对的，她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甚至比许多人都清醒，她知道谁在迫害着她，因此她每天在咒骂——不！应该说她是在控诉——控诉这个吃人的社会。

慈悲的后面

賀林

俗語說：猫哭老鼠假慈悲，用這句話來比喻老板的同情可說再貼切不過了。老板的一切慈悲都是假的，殘忍、冷酷才是真的，其所以叫嚷「可憐」說穿了只是從私利點出發，裝裝模樣，賣賣人情而已；歷來工友們所獲的待遇就是最好的佐證。要不，老板既然同情這位少年工友的境遇，更了解到做為長子的這位少年工友日后所應負的重任，要他酌量把這工友日薪兩塊半的

是應該互相關心，守望相助。」崔三婆也在这变化中，改变了她过去那「同行如故国」的看法，而且和其他行家也亲如一家了。



工資提高到一個較合理的程度，大概不成問題吧！然而事實擺在眼前，要他心甘情願這樣做，簡直是幻想。而事過三幾星期後，這位老板就自我撕破「慈悲」的假面具——開除了另一位家境與這位工友不相上下的少年工友；並在由此引起的爭吵中把他那自私、冷酷、虛偽、丑惡、陰險的嘴臉暴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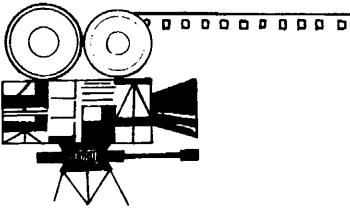
由我們這位老板的假慈悲使我想起對面鞋廠一位青年工友的不幸遭遇。這位工友在工作時為了搶修機器而被無情的機器奪走了右手，事發時老板多方勸慰，答應復原後讓他回廠當書記，日後廠方會照顧他的生活……一切好話都說盡了，為的是封鎖新聞與安撫其他工友的情緒。待到這位工友帶着失去右手的創傷的心情回到廠後，廠方遂多方冷落、孤立他，不分配工作讓他做，企圖藉此逼他離開，直到後來知道這辦法行不通後，一千塊的賠償就把這工友逐於廠門外。看！這是何其殘忍的心腸，何其毒辣的手段呀！

狗嘴里長不出象牙，心比蛇蝎的老板決不會有慈悲的心腸，一連串的事實這樣地教訓我。

廠里一位少年工友的父親在工作時不幸遭遇意外身亡，留下一群亟需待哺的兒女、年邁的老母與病弱的妻子，情景非常困難，工人們對此無不由衷地寄予深切的同情。老板呢，也不甘寂寞，一聽到消息，便口口聲聲叫「可憐」，從辦公室「可憐」到廠內，又從廠內「可憐」到廚房，然而老板這麼樣地叫嚷「可憐」是否由衷而發，却大有問題、叫人懷疑的。

岁女儿开档，而且，她还为黄二婶的疾病，筹医药费，收档之后，还到二婶家中，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如七叔和李伯，过去也不是为了一点小买卖，明争暗斗，闹得不欢，然而，他们都成了好朋友……

崔三婆耳濡目染，对这些新的事物，也受了很大的感染，她曾听过别人说过了很多道理，其中三点使她感受最深：「我们都是穷人家，为了两餐而摆档，我们都是受『走鬼』，踢档，罚款之苦，我们



嚴格分清 好影片和 壞影片

張 戎

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本地的青年，学嬉癖士、学新潮、大跳扭腰舞、吸毒、留长发，还有奇装异服……无一不是传自西方——美国、英国、法国……！受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而且往往是：今天西方那边炮製了一件坏东西，明天就一定给带到东方来。可以肯定，这些都是人为的。用以传播这些西方世界的歪风与腐化堕落的“文化”和思想，有各种各样的坏书刊、坏唱片、坏电视节目、坏电影。其中，电影更为这种败坏的思想道德打先锋，其影响更大、更直接。

单只星洲这一弹丸小岛，大大小小戏院林立，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向人们施毒。报章的娱乐广告上，刊登这些影院的消息，占了很多的版位。什么新潮、黄灰色、肉麻无聊、低级趣味，还有宣扬灭绝人性的打杀，掩饰和歌颂侵略势力与剥削阶级的罪行，推行种族偏见与歧视，以及污蔑正义，歪曲真理和历史……都是西方电影中迭迭出现的。至于港、台、日电影，也仿西方电影，东施效颦，依法炮製。它们当然和西方电影一样，都是要腐蚀年轻一代的思想灵魂，妄图拯救腐朽势力日暮途穷的岌岌命运。所以，港、台、日电影和西方电影是整个紧密联系的环节，都是为某一政治势力服务的。

坏电影在本地那样地大行其道；好的电影，却少之又少，简直凤毛麟角。（我们所指的好电影，能在本地放映的，也只有某些——不是全部，香港「长、凤、新」拍製的片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坏电影，作为腐蚀人们思想意识的工具，给大开了绿灯；好的健康的电影却受扼制，得不到应有的提倡。正当影坛上大刮这股妖风邪雨的时刻，正当它们对人们起着极坏的影响的时刻，对观众揭露这些影片的卑恶反动内容与动机，指出它们的害处，并且向这些坏电影及其炮製者进行抵制与斗争，和它们划分界线，使更多的人不中其毒，是必要的！好的影评，就应该负起这项任务。它应该跟代表大众利益的文艺批评一样，对于一切坏思想坏事物，给予无情的、毫无保留的揭露和抨击，使之无以自容和遁形。对于健康的能启发观众向上向善的好片子，必须给予鼓励和支持，使之更高，更能发挥教育民众的作用。

基于这个原则，更从平时报章刊出的许许多多影评来看，我们认为：对于今后的影评，应该提出新的要求与准绳。好的影评，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即是要解决为什么人说话这个根本的问题，一切应该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凡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必须给予发扬和鼓励。凡是违背大众利益的，凡是牛鬼蛇神，更必须进行批判。

一路来，我们看到许多影评作者，或为赚得稿费，或为代表某一伙人的私自利益，大作文章，拼命抛售其黑货来。他们批评一部片子，不从这部片子的主题思想的正确与否着手，反而大事宣传它的什么特技、什么新颖手法，企图叫观众上当，趁使他们去看他们不应该看的影片而中了毒。

这样单纯在批评影片的技巧上下工夫，是完全忽略电影的思想性，忽略了它们对观众所能引起的坏影响的。当然，他们更看不到，在这些他们所认为的「伟大美丽」的画面背后，隐藏着製作者的卑劣动机和丑恶灵魂，而低能到对于港、

台、日的言情电影作这样的批评：「如果拿此部×××与以前放映的×××作比较，那么此部×××在处理手法上远比×××来得高明了。」又说：「某某明星在这部片里的演技比他在×××里饰演的角色，演技更成熟了。」我们要向这些作者严正指出：港、台、日这些灰黄的无聊电影，根本是坏的，是应该给以否定的，还有什么「高明」和「成熟」！像这样的作者，要使自己在读者心目中，成为一副十足「中立」、「客观」的印象，多么可笑。我们尤应对于其所「作评」，绝对怀疑，并进行批判！

再看这些「中立」、「客观」的影评作者，对于健康的好电影如何「作评」呢？记得本地曾放映过「卧虎村」、「过江龙」、「映山红」、「英雄后代」，我们的影评作者也批评这些片子。他们不去发掘（也根本不要去发掘）这些片子所写人民群众的英勇，反迫害的正确思想与教育意义，反而多方挑剔，说它们武术运用不够逼真，动作太慢，战争场面不够伟大。试问，他们有研究过古代的武术，亲历过一场大战争没有？许是他们看惯了港、日那些打打杀杀的奇术绝招和耗资数十万的西方战争巨片，嫌起这些片不够味。其实，这些片正是提炼自现实生活，符合历史的真实。片中的人民群众，就是靠着这样的打法，就是在无数场这样「场面不够伟大」的战争中，打出自己的江山，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只有这样的电影画面，才能使人产生真实感，也更深刻感人，更有启发性和具有教育意义。

我们不否认，形式和技巧的提高，可以增强艺术作品（电影也不例外）的感染力和美感作用。然而，艺术作品的形式和技巧并不是虚空的、孤立绝缘的，它是与作品的内容（思想性）血肉相连的，它的完美，正是通过成功地表达思想内容体现出来。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并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主要的正是

是號令 也是號角

一介紹「古鐘風雲」

一座巨大的古鐘，懸掛在高山之上，是這樣的雄偉壯麗，這古鐘不是懸在那深山古刹，它沒有詩人筆下的什麼「寒山寺」啦，什麼「夜半鐘聲」啦那種軟溜溜、深幽幽的情調。這座古鐘是團結的號令，在倭寇入侵，國土受到了蹂躪時，大家鳴鐘而起，拿起武器，把凶暴的敵人擊退了。在惡霸地主侵田奪產，無惡不作的年代，古鐘的鐘聲又成為號召各村鄉親，衆志成城，向惡霸地主進行反抗鬥爭的動員號角。

古鐘是抵禦外敵入侵、反抗惡霸地主盤剥壓迫的歷史見證。古鐘的屹立山頭，古鐘為老百姓所使用，經歷了長遠的年代，但它始終投在老百姓的懷抱之中，這說明了什麼呢？它包含了什麼道理在內呢？

看「古鐘風雲」這部影片的時候，很自然地就使人感到，一切的惡霸地主，土豪奸官，雖然他們可以對老百姓逞威作惡、橫行霸道於一時，但這不是永遠的。被壓迫的

老百姓一旦起來反抗，就會像火山爆發那樣，把那些騎在他們頭上的地主、奸官通通拋進了憤怒的火焰之中。燒成灰燼。

「古鐘風雲」中的古鐘，它有力說明了，擁有私人牢房，惡奴家丁，張牙舞爪的惡犬，以及有着一大批「官」兵打手的貪官，他們是不是最強大的呢？影片通過了古鐘山的大惡霸大地主嚴柳堂一家，指出這些人雖然有個收租院對村民施行殘酷的剝削，也儘管有刑房鐐銬，他們也可以無法無天向十八村的村民進行搜村抄家，強搶老百姓的牲畜糧食，他們也可以跟當了奸官的兒子串通一氣，漁肉鄉民，他們

可以玩弄「王法」，但他們是不是就很強大了呢？

絕對不是的。嚴柳堂和兩個兒子表面上是龐然大物，但內裡是十分虛弱的，是經常處於風聲鶴唳的情況之中的。為什麼？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一舉一動，都是損人利己的，都是把自己放在與老百姓為敵的對立地位，這就是與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為敵，他們不是變成了少數了麼？不是顯得更孤單了麼？他們依賴幾支大刀長槍，結果是頂不了事的。

當王云峰等人帶領鄉民衝進那嚴府時，進行了一場劇烈的激戰，連嚴柳堂兒子帶來鎮壓鄉民的「官」兵，都給打得落花流水，丟盔棄甲。老百姓把惡貫滿盈的嚴家父子，徹底消滅掉，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啊。



它正确而又形象地揭露现实生活的本质，正确而又生动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意志与愿望，这样的艺术作品，不论其通过什么题材来表现，始终能保有其艺术价值。但是，港、台、日那些宣扬迷信、肉麻、庸俗、腐化思想的坏电影，许久以来，不知变了多少花样，易容了多少次，一阵子是什么「盲侠」、「醉侠」，一阵子是什么东方「占士邦」，一阵子又是什么「雾」啊、「泪」啊、「负心」、「偷心」的………最后更走向「小电影」的极堕落的道路，竟然也搬出了「床上戏」来。它们的炮制者知道他们既不能在内容方面赢得观众的支持，便只有故弄玄虚，以诡取胜，想藉一些无聊的低级趣味和鹹湿来诱骗一些无知的观众於一时。然而这些花招，依旧不能掩饰这些影

片内容的贫乏庸俗和丑陋。同样的东西（就算是「货色」吧），炒了再炒（甚至连二三十年前的旧破烂也揀来了），还是黔驴技穷，千篇一律，变不出什么花样，终归是失败，终归骗不了观众，要为观众所唾弃。

相反的，香港正派电影公司「长、风、新」所摄製的片子，像「屋」、「我的一家」、「肝胆照江湖」、「虎口拔牙」、「英雄后代」、「春夏秋冬」、「大学生」（此片将不会在本地上映）……，却深深的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在这些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辛勤耕耘底下，所出的片子一部比一部好，越来越提高，内容越来越有深度。这些好片子，根本不须要讲究什么花招和诡术，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精神和充实的内容，帮助观众指出明

确的生活方向，提高生活的勇气和斗志。因而使观众百看不厌，永远感到那么清新，那么亲切。无疑地，这是「长、风、新」电影工作者坚持为民众服务的艺术道路，要使电影艺术真正成为教育民众，团结民众，抗拒黑暗势力的有力武器。

我们恳切地期望，一切有良知的影评作者，严格分清什么是好的、进步的影片，什么是坏的、腐化的片子，对于电影艺术界的一切毒草和牛鬼蛇神，必须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批判，使它们恢复原形，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们也恳切地期望，爱好电影艺术的观众，群策群力，坚决抵制一切反动的、腐化的、黄色堕落的西方和港、台、日电影，坚决拥护正派的电影艺术。



而今迈步从头越

夏桦

群的一只脚被锯掉了。

慧来找我，告诉我这个惊人的消息，还给我带来一个精美巧製的手工艺品。

为什么要锯断呢？

「……据说是生一种『蛇』，在里面缺乏应有的照顾，等发觉时已经太迟，只好……」慧对我说，眼睛里闪着泪花，但那是充满着悲愤和有力量的泪花啊！

又高又瘦，厚厚的近视眼镜，那使压迫者心寒的眼光啊，那使豺狼胆战的眼光啊，那就是群，那就是给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的群！

曾经象苍鹰，群展开他的有力的翅膀，在广阔的天空飞翔，曾经象骏马，群迈开他的稳健的步伐，走向工农，走向群众。

可是，从那个刮风的日子起，苍鹰不能再飞翔；可是，现在，骏马又再失去他的一只千里足！

我能给他什么安慰呢？恨不得飞到他身边，告诉他，播下的种子已经成长，告诉他，伙伴们活得更坚强，告诉他，我们的战歌越唱越响亮！

被锯断一只脚！这是一个多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处在一个四周都是牆壁的地方，这又是一个更大、更

艰苦的考验啊！

假如是一个私心杂念很重的人，他一定不能忍受这种痛苦，甚至会做出对不起人民事业的事来。可是，群能够忍受，他的坚定的思想指引着他坚持，战斗。这是怎样的思想啊？一定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思想，一个为牛鬼蛇神所不了解，所害怕的伟大思想！

群能够坚持啊，可不是吗？我抚着慧拿来的手工艺品，心里深深地相信着。

那是一个精巧细致的三合板作成的木盘，上面画着一副美丽的日出图，还龙飞凤舞的写着一句话：「而今迈步从头越！」

尽管群和另一些生活在围牆中的朋友以前也有送过这样珍贵的礼物给我，如笔盒、书箱、相架、灯架……也有洋溢着豪迈气概的生活图画，也有富有战斗意义的词句，可是，我总觉得，这次群送来的木盘是最宝贵，最有纪念意义的！

谁说不是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群通过这句话，向我们表示他的决心，他的意志，是不为困难恶劣的环境所转移。还鼓励我们，要藐视一切困难和战胜一切困难，对光辉的事业要有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斗志啊！

时间的河流冲洗着过去，
往事就如洗得褪色的布衣；
眼前自鸣得意的人，早已忘本、忘形！
生活迫得喘不过气的人，也许还要叹息……
我们却要将它披上，取暖把寒禦，
看看先辈走过的生活脚印。……

当年离乡别井饥饿的行列，
被囚在“浮动地狱”，驱赶到胶林、矿井；
在猛兽蚊蚋的侵袭、督工的皮鞭下，
拓荒“猪仔”的劳动创造新天地；
一把骨头却散落在荒山老林，
点点的燐火就像他们幽灵的眼睛。

山下奉文送来了“共荣圈”，
“香蕉票”代替了“金元券”，
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抗日的烽火照亮了黑夜，
多少人“抛头颅、洒鲜血”，
三年八个月……

赤道的和平昙花一现，
“死神”驾着战车纵马挥鞭；
亲人失踪了！他们在何方？
“新村”围上了铁丝网，
家无粒米，吃着“大锅饭”，
漫山遍野硝烟弥漫……

当“民主”、“自由”贴上粉壁，
人们被诱导在卡纸上打“×”，
当胶林水限，胶树落叶，
季候风在渔港呼啸，……
夕阳下，饥饿的行列，影子拉得长长，
这年代，生活的鞭子抽打在赤膊上！

人间的忧伤既然尝遍，
就要让生命像离弦的箭，
划破长空，射向一个方向！
新的事物总是植根现实土壤，
战胜风雨、严寒，萌芽生长，
在血汗灌溉中开花结果！

父 親

·柳
·叔

十月的日子，多风多雨。

每一年这个季节，父亲的影子闪过脑际的次数总是更多。尤其是母亲死后，尤其是最近的近几年头。

今年，尽管生活不安定，尽管我的头脑里也堆挤着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可是，当风起雨打时，我依然想起了他。

幼时，我对父亲并不会太好感。他除了做工，就是嗜酒烂赌。但他从不对我们粗气；咒骂和酷打更是绝无仅有。酒喝够了！钱赌输了，如果没有工作，他就倒头大睡。

一别十多年，父亲给我印象照理应该更淡。可是，事实不是这样，我反而年复一年的更想起他。这除了他是我的父亲之外，必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家里时常过着「今日愁明日」的困苦日子。

父亲受雇于一个经营枋廊厂、硕莪粉厂、杂货店及其他土产的大老板，工作是驶小帆船载货。微薄的收入是以载货多寡来计算，碰到刮风下雨、货少或修船时，一家整十口就要面临半饥饿的危机。这时，如果我们去向那个大老板赊粮，他总是故意百般刁难；不是

叫你等上老半天，就是索性赶我们走回头。

每当这种情况发生后，父亲知道了，我便发现他的眼中即刻爆射出慑人的光芒，默默地猛吸着烟，或是一言不发地拿起草帽，冒着狂风、暴雨、巨浪，驶船载货去了。

年底，东北风猛烈，整家人只要懂事的，无不惊惶不安，尤其是妈妈。妈妈除了在家照顾孩子，饲养牲畜，替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外，还要挑饲料，上山砍燃料，几乎都是天天在猪栏里迎旭日东升，在山上送夕阳西下。晚上，雨点由破漏的亚答屋顶洒落到我们身上，她就要抱着我们到处转移，避到较不漏雨的角落。在这样艰难的日子，我们知道妈妈一直在惦记出海未归的父亲。是呵，这样的夜色，多少靠海为生的人，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每当我惊醒时，往往听见妈妈的啜泣声。除非到了父亲的帆影映入眼簾，我们高兴的跳着跑回家报讯时，才看见她脸上有了笑容。

过度的疲劳，无穷的忧虑，就这样夺去了我还年轻的妈妈的生命。在这地方，这是很平常的事，多少年轻生命，在各种各样工伤、累劳中，含冤去世。多少人由於长期受欺蒙，还没有觉察这种悲剧的真正根源！

驶船回来时，父亲总是给我们带来许多菜子和在船上所钓的鱼儿。潮涨时，他往往强迫我们学游泳。

他喜欢说：「在海里讨活，总要学会制服风浪的本领，不然大海就会容易把你吞掉。」

对着困苦的日子，他从没有也不要我们去向大老板哀求。迫不得已时，他才从同他同样命运的弟兄们那里取得援助。

记得有一次，狂风猛烈了几天，海面白浪滔天，谁也不敢出海。老板却逼着父亲载货，父亲不睬他。家里恰巧没米了，哥哥去向老板赊米。他凶神恶煞地咒骂起来：

「他妈的，金枝玉叶，这样一点小风浪，就怕死不出海。」说着，抓起一把米在哥哥面前一扬：

「大米不白养人，回去！」他恶狠狠地把哥哥推撞出店门。

哥哥回来向父亲说了，他「刷」地抓了记载货物数目的簿子，去到大老板那儿，朝他面前用力一掷，大唱一声：

「载你的货去吧！」二话不说走了。

老板铁青着脸！汗水直流，一句话也不敢说。

此后整个月，父亲再也没有去驶船；另一方面，听说老板也在暗中找人去顶替。可是村子里的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谁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最后，货堆多了，大老板如急狗碰到高牆，只好派人说好说歹地哀求父亲为他去载货。

在一个沸腾的时期里，不少青年纷纷背起包袱，飘洋过海，回到那已经严冬消逝，百花齐放的地方，哥哥也是其中之一。有人问父亲：

「阿成，你的打算怎样呵？」

「孩子长大了，总会分清好歹的。既然他们认为那儿变好了，总不会错的吧！我也不希望孩子跟着我受前代人的苦。」父亲沉静，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久，我也出外念书了。几年后，曾经回家一趟，那时，父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關於我们的一些恶意谣言。他问我，一向甚少和他交谈的我，这回却热情地，毫不隐瞒地把我懂得的庄严道理讲给他听，向他描述着那绚丽的理想。他惊讶的听着这对他说似乎很陌生，又似乎很亲切的倾诉。有时，他彷彿听懂了，带着微笑；有时又彷彿很渺茫，凝视着我。突然他若有所悟地问道：

「是不是也想离开这儿了？」

「不！」我坚决的回答。

他有点迷惘。不过，我知道他已经谅解我。因为此后，他再也不过问我这件事。

再次离开家后，一直到了三年前，我才又看见了他。从隔在我们中间的铁丝网孔里望过去，我发现他头发已经斑白，身体也老弱了。看到我，不问我做甚么工（大概他也看出我不会「发达」吧），也没有向我要钱，（转入第卅二版）



從漁民說到專家

余 靜

最近，读了金石君从巫文杂志“社会月刊”翻译的一篇调查文章（见十月廿四日星洲日报）很有感触。

文章作者拉赫曼是马来知识分子。他跑到瓜拉丁加奴的一个渔村访问，实地了解那里马来渔民的生活。结果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人压榨人的狰狞景象。渔民们（特别是深网渔民）没有自己的生产手段，每次出海，都要向「头家」（一般上也都是马来人）租用船隻和渔网，这样，渔民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落在头家手中。以深网渔民为例，如果一艘渔船每个月可以捕获价值八百元的鱼儿（这是鲜有的最高收入），每个渔民只能分得四十元左右，而生产手段的拥有者（头家），却实得三百余元

。换言之，「头家」的收入比每个渔民高出七倍。这是极其露骨的压榨和剥削。

除了压榨渔民外，「头家」还利用渔妇的廉价劳动力，替他们做牛做马：「当丈夫出了海去，家里的妻子就替要製鹹鱼的中间人（头家）刮鱼鳞，清除鱼的内脏，……一天只能得五角钱。」还有，渔妇一天不停地替「头家」编鱼筐，最多也只能赚九角钱。

到了封港季节，渔民的生活无以依据，只好向「头家」借债度日，但这可苦了他们，因为往后他们捕到的鱼，非卖给「头家」不可，鱼价也由「头家」规定。「头家」凭藉他们的生产手段已经榨取大部分渔民的血汗，却还要通过操纵鱼价从中取利



~~~~~

祝 哈

文藝界

的渣滓

~~~~~

近年来，在文化艺术圈，接二连三地泛起了一团又一团的渣滓，搞得臭气薰天，健康的人莫不掩鼻子皱眉头，然而，逐臭的人却兴高采烈，大捞其「世界」。

从前站在反黄战线，举大旗喊得很大声的「斗士」，发现那样下去没有什么「钱途」反而有不少的危险，他们想了一阵之后，终于「大彻大悟」，从反黄第一线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站到黄色文化的第线上去了。「反黄者」摇身一变，变成「黄色贩子」，这种变化，

恐怕连孙行者也自叹不如。

这伙人，现在出入是「马赛地——平治」大轿车代步，白天是某某的董事、主任、董事经理，夜里就幹拉皮条的勾当，从中捞取可观的佣金。自然，歌星舞娘往往要由他们先「经手」，再转给大老板们「分享之」。

混了几年，有了十来二十万，或五十多百万的数目，利有了，名也应该有，那就「名利双收」。于是，昨天的「健康艺术工作者」，今天的黄色文化贩子，就拿三两万块钱出来，献给这所学校几千，那所慈善机关数千，再捐献基金一万几千的，报上马上出他的照片，发表他的「讲话」，他俨然是「社会名流、社会贤达」，再过三两年，胸前还挂上几个汽水瓶盖，那就更热闹了，报章上登不完的贺词：「社会栋樑」「功在社会」「实至名归」，还有接二连三的庆功宴，热闹一时！

於是，昨天的「健康艺术工作者」，今天的「黄色文化贩子」红光满面，踌躇满志，口沫横飞地发表表演说：「我是取自社会，用诸社会」。至於他们的钱是怎么取的，

请君莫问，大家心照不宣可也。反正贩卖黄色文化和拉皮条均是「合法行动」，人家是「合法」赚钱，「合法」用钱，又是用在「有功社会」方面，你不恭维就算了，怎么能咒骂呢？要知道，你咒骂他们，那就是骂「社会贤达」，就是骂「社会栋樑」，这么一来，那可怕的帽子不往你头上套下才怪呢！看样子，有人要出来高呼，「黄色文化贩子万岁！」、「拉皮条万岁！」、「负心的人万岁！」、「偷心的人万岁！」……

如果一个社会由这样的一小撮投机份子、变色龙、黄色文化贩子和拉皮条客来做「栋樑」，这个社会支撑得下去吗？如果一个社会由这些挺着大肚皮的大老板兼大嫖客来当「名流」，当「代表」，那么，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

渣滓泛起了，总是要被人们捞起，消除掉的，因为它危害大家的利益，给人们带来了病菌，威胁人们的健康。我们的青年人，应当在清除渣滓的工作上起积极作用，勇敢起来拿起扫帚，把这个渣滓泛滥的生活环境彻底的消毒，彻底洗涤！

，这不是双重剥削吗？

从这样一篇调查文章中，人们不难认识到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压榨和剥削。渔民的贫困是这样，其他如农民、工人的贫困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是有的压榨和剥削的形式比较露骨，有的比较隐蔽吧了。

既然存在人压榨人，人剥削人，那里便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贫困根源於整个社会环境，这样的道理现在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

但是，人们并非一开始就认识这个道理的。长期以来，御用「专家」和「学者」都不敢正视贫穷问题。他们像鸵鸟一样把头插进沙堆里，以为你不去睬它，世上就不会有贫穷这回事。等到贫穷问题越闹越严重，再也遮掩不了的时候，这些「专家」和「学者」便遵照主人的意旨，跳出来又叫又骂，说什么穷人又脏又笨，又贪又懒，孩子又多，所以才会这样穷。总之，在他们看来，大家都是人，你穷，原因当然出在你自己身上，即使你因此而被迫走上绝路，也是「与人（更不用说社会了）无关」。

后来，当穷人开始「穷极思变」时，豪门富户

感到惴惴不安了。有些御用「专家」和「学者」便装出一副笑脸来，向穷人大灌迷汤，说什么贫穷是因为「人口爆炸」造成的，如今大家机会均等，只要少生几个孩子，你我都可以变成富翁；另外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振振有词地证明我们社会贫富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关键在於是否能「克勤克俭」，如果没有这种耐心，还有一个人「平等」的机会——买马票，买「多多」，一旦中奖，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挤进富翁的行列吗？

御用「专家」和「学者」的奇谈怪论，多到不可胜数，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歪曲造成贫穷的根本原因。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找不到一种病的病源，就不能有效地进行治疗。贫困是社会的一种疾病，不找出它的真正根源，又如何能期望治愈这种病，根除这种可憎的现象呢？

客观而公正的调查，往往可以揭露社会疾病的根源，使人们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样的文章，比起御用「专家」和「学者」的误导性长篇大论，当然更值得一读。

談「吃論倒屎」

史耀

“吃倒论屎”是一句方言，意思是把同一个话题讲了再讲，讲了三五次还讲个没完，有时根本没有入要听，他也还是照样的讲，——通常发神经病的人有这种表现。但是，有这种表现的人却不一定是一个神经病患者。若是经过“板桥医生”证明所指某人的确未患上精神病，那么，这个人便肯定是“心里有鬼”了！

一个坏事干尽的人，在他“落势”的时候，在他“知死”时，他便会语无伦次地（或叫“吃倒论屎”）给自己辩白，或者令人不知所云地讲着三两句同样的话！

以前小时看街戏，一个大花由后台惊恐万状、浑身发抖地跑出来，口里唱道：

「哎呀呀……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我如何是好呀！」

哎呀呀呀……就是这样子“吃倒论屎”地唱了几遍。

虽然，当时年小不懂事，但是，一看那个漏了气的大花脸这样“吃倒论屎”和那种“惊”的程度，心里就明白，那准是个坏蛋，一定是被好人打败了，正在逃命。

今天时代变了，世界的风向转了，以往被压迫的民族醒觉了，尤其是代表着新兴势力的中国强大起来了。相反地，帝国主义却处处挨打，虽然它还不愿认输，然而，那些往日靠其主子势力作威作福的走狗、小喽啰们，今天都发抖起来了

，讲话也变得“吃倒论屎”了！近些时日，君也不常於报章上看到那些小丑们一天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强大起来了，因此我们有必要与她做朋友。”一天又说：“我想叫别人问问他要不要与我做朋友”。一天又说：“她的政策似乎改变了，似乎有意要跟我们这些人做朋友”。一天又说：“我们的确很有必要与她做朋友，不知她要不要”。小丑们在“吃倒论屎”没人睬他，结果是自讨没趣。

细想起来，这些小丑们的处境与牛台上的大花脸并无两样。

童！

这，是谁之过？

小孩子一来认识不高二来摹仿性强，所以不能怪他们。怪的只是一些人，为了钱，拼命推销黄色灰色歌曲，这是台前的，是肉眼所能看到的。

致于肉眼所不能及者，是幕后的导演大编剧们。为了保持其座位，他们不惜默许甚至怂恿，贩毒者上午台，使这齣戏能顺利演下去。

台前幕後

黎頌揚

“阿成，快来唱首歌给叔叔听听。”

“好！”

……谁来爱我啊！谁人偷去我的心房？”

大家连声拍掌叫好，“叔叔”却顿时听得咀巴张大大的：阿成不过是一名还没进学校的五岁

抒情的如何？

發白

有時，我喜歡聽聽音樂。但我無法忍受這裡的「流行歌曲」。

一個愛聽這類歌曲的女孩子，聽了我這麼說，便自以為「內行」地跟我講：今天這裡的流行歌曲，也不盡是叫叫嚷嚷的；其中有些還是很抒情、很有韻味的哩。大概，她愛聽的是這一部份，所以出而替它辯護。

這個，我並不是不知道。其實，生活在這裡的人，即使不喜歡這些東西，但也絕不會毫無機會接觸。比如說，走在街上，甚至坐在家裡，耳鼓裡也會闖來這類歌聲。

我所以知道那些流行歌曲，不全是叫叫嚷嚷，多半就是拜街上店舖和鄰居的收音機之賜。因此，我也曉得它們還有抒情的一

套。

但抒的是什麼情呢？大略地歸納一下，不外如下數種：

一是郎情妾意。當然，除了「我愛你」、「吻我吧」的肉麻叫嚷外，還有措詞比較含蓄「文雅」一些的，如訴相思、哭別離，等等。

但當你聽到什麼「相聚少、離別多、深情無從守」，或者「你我既然在一起，何必又要分離」，甚至「桃花開在春風裡，一見桃花就想你」，你又會覺得和前者有什麼分別呢？如果一個人，整天想的都是男男女女，情情愛愛，試問還能做些什麼？

另一個抒其空虛寂寞之情，這對於時下某些懷有苦悶的青年人，有時會引起一陣共鳴的，其所以還有「市場」，即在於此，但那些孤寂之情，往往又是通過男女之私來表達的，或等待，或泣訴，或憤懣，像什麼「望着春風訴情懷，盼個郎來愛」，「傷心往事，歷歷在目，我恨你入骨」

」，諸如此類。這一來，你有什麼悲鬱和不滿嗎？它已給你安排了那麼一條出路，把你的感情引到那條路上去了。

還有一種表面恰恰相反，是作「歡樂」狀，以示其無憂無慮的。像什麼「我倆在月下遊蕩」、「把我們的悲哀送走」等等。這很對某些小姐哥兒的胃口。但你說這是樂觀嗎？那正是頹廢！

請想想，除了豪門兒女和阿飛，誰能夠那樣「遊蕩」地過日子？

我所以說，不能忍受，就是這個緣故。叫叫嚷嚷，固然使我們覺得荒唐，幼稚，無聊，但後者，又有什麼新鮮之處呢？郎情妾愛，纏綿悱惻，其實「古已有之」，想不到「於今猶烈」，這和我們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社會，要把這些陳腐的東西，改頭換面地大量推出，使其「流行」，是別有用心的。那目的是三個字：麻醉你！

有一次
我看到一個
洋人手提着
一對紙紮的
“金童玉女”
“坐在三輪
車上，招搖過市，當時我不明白，
這本來是死人用的洋人買它幹嗎？

又有一次，我走過牛車水的死人街，看到一群洋人正在一間“死人館”前圍觀着，有幾個肩上還掛着照相機。這回我可明白了，原來洋人在“欣賞”咱們黃種人的文化糟粕！

無怪乎本地旅遊業如此蓬勃了。我們這里不是有個“××別墅”嗎？里頭不都是咱們的“文化遺產”嗎？其實，揭穿了，還不是一些宣揚華人迷信的“十八層地獄”，宣揚封建觀念的“二十四孝”，宣揚色情的“盤絲洞”的泥塑像！（以上作品皆附有中英說明）這裏，顯然在宣揚華族人民的愚昧和迷信

無題

等落後面，
以增強西方
殖民主義者的
優越感，
而他們是統
治民族，便

成理所當然了！

把“××別墅”拿來吸引旅客”，已夠荒謬，把死人拿來吸引旅客，更荒唐絕頂！可是有人就偏偏這麼做！想不到死人也能替“旅遊業”貢獻出“最後的一份力量”，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們的壽板老闆以後倒可以發售入門票，增多一點收入，來補貼生活費的日漸提高了！

舊文化糟粕，舊風俗、舊習慣的繼續存在，不僅可以愚民，而且可以媚外，正是一舉兩得；為了廣宣傳，收宏效，有人還押三輪車，「乩童」帶去萬國博覽會供觀賞，增加吸引力，正是用心良苦，財迷心竅！

（接第廿九版）劈头一句话就說：「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我知道，大概又有什么謠言传到他耳里。而他似乎更瞭解、同情我了。

如今，我又有三年沒有見過他了。

每当风雨之夜，他的影子總不時來敲我的腦門。他那平凡、純朴、堅決的言行，不時響徹在我耳旁，出現在我眼前，我所逐漸忘記的倒是那些賭喝的惡習。

除了父子之情，這是我越來越想起他的原因吧！

是呵，他不願將苦难留給我們。可我却接過了他肩上的擔子，大踏步走上了路。

他看得見的，但也許看不見，那我所追求的，並且已在心中逐漸呈現的光明。

不，他看得見的，只要大家的脚步跨得更快！

礦山風雲

連載小說

十七 刀砍棍打傷和氣

·賈旦·

前文摘要

知道马来人就要来占领锡矿了，杨禄收拾值钱的东西准备逃走时好带去，发现有人偷窥，他心虚，次早便去村长那里，请村长转达白人，他要立即向万利辞职，并请求立即派给他另一份工作。遭村长拒绝。当杨禄回到锡矿时，发现万利已叫人在出锡米，进入他的房间搜查，并揭露他与白人勾结的事，解除他总管的职务。当杨禄发现情况对他很不利，想逃走时，被看守人发现，勒索不成，二败俱伤。

黑夜里，三十多个带着巴冷刀的马来人由村长的儿子阿末率领着，朝万利锡矿走去。虽然他们没有说话，摸黑前进，却惊动了树上的猴子，它们竞相逃避，由这枝跳到那枝，由这棵树跳过那棵树；猴子跳过树枝所发出的拍拉拍拉的声音，足以惊动警戒中的人。夜虽黑，那移动着的人影还隐约可见；脚步声，脚踏枯枝的发出的声响，足以证实深夜里猴子跳叫是敌人来犯，于是，似夜鸟的呼啸声连绵地传开来，一阵又一阵。

「怎么有鸟叫没鸟飞的声音？」阿末低声问他旁边的拉曼。

「听，不是鸟飞起的声音吗？」

「是猴子跳树的声音。」另一个说。

「我也分不清楚是猴子跳还是鸟飞，我们有几十个人，怕什么？」拉曼为大家壮胆。

「他们也有几十人。」

「他们是矿工，都是胆小的怕死鬼。大家不必怕，走。」

既然来了，走是要走的，可是越走心里越不自在，杀人或者被杀，都不是愉快的事；只为几个钱就把人命来博一博，会有价值吗？可是，既然来了，总不能逃回去，那以后怎么在甘榜里做人？突然一阵拍拉声，吓到口水都变了味。

「四脚蛇，不必怕。」说不必怕的人，心里也是怕的。

走到矿场附近，大家不约而同

地放缓了脚步。是黑夜，也许是紧张，他们看不清，也没去分别为什么到处都有新土。

到了房屋旁边，使他们惊奇的是，除了阵阵的呻吟声和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外，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灯光，他们犹豫：「难道他们还在睡梦中？不会的！至少他们会看守以防新工逃走。难道他们事先知道了，人都走光，不会的？还有人在呻吟说话。这些猪猡到底搞什么鬼？……」不论怎样总得进一步行动才会知道的。阿末把他们推一推，人们才不得已地走前去，巴冷刀尖撬开了门，人立即闪避一旁；没有人，也没有反应；摸前去，戒备着。

那独语大声了些，他们还是听不懂。阿末不觉得那声音有点熟悉。可是，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不敢确定。他们人散开去，只阿末和几个随着他的人朝那声音走去。

那人似乎发觉来人听不懂他的语言，他改用马来话，阿末也认得出那是谁的声音，提刀上前去问。

「你是不是杨禄？」

「是的，你是因仄阿末？我受了伤，他们还把我绑住，你快点来替我松绑。」

「他们呢？」

「都逃走了。」

「逃走了，真的逃走了？」

「是的，逃走了。快给我松绑。」

阿末没有替杨禄松绑，反而警告他：「他们如果不是真的逃走了，我和你算账。」

「他们真的都跑光了。求求你，因仄阿末，我们一样的都是替白人工作，你应该帮忙我。」

「你有帮忙我们吗？嗯！」

无论杨禄怎样要求，阿末都不再睬他。接着检查的人来向阿末报告，说没有找到人，也没有锡米。

「锡米呢？」阿末转向杨禄厉声地问。

「前一天就给运走了。」

「是你通知他们？」

「不是的！我没有说。」

「好哇，你忘记了你的工作，待会儿算你的账。」

又一些人回来向阿末报告，没有人。阿末觉得奇怪：头家万利虽然曾经和他父亲接洽，希望大家合作，不要为白人利用。本来合作是没有问题的，随后白人知道了，又增加利益，就造成今晚的行动。但是，头家万利决不会这样撤退的，一定有另外的布置。越想越不妥当，阿末令他的属下退出屋子。

就当阿末的人踏出屋子时，他们听到脚踏树枝的声音，他立即令属下找地方掩护。这时，宏亮的声音乘着夜半的冷风颤动着：「因仄阿末，虽然你们给我们包围了，但是我们决不会採取行动来对付你们，除非你们不听我们的劝告先攻击我们。」

「你是谁？」

「我是头家万利的代表。有什么事我们希望因仄提出来商量，不要动武。」

「没有什么好商量。」

「因仄，无论什么事，只要双方肯，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头家万

利知道白人想占便宜，出主意让我们巫华二族打起来。说明白一点是白人想利用你们占领了这个矿，使我们无法开採，然后想用贱价逼头家万利把这个矿卖给他们。头家万利如果不肯把矿卖给他们，他们就利用你们来开採，他们只出点钱坐着收利，你们要卖命，又要做工，所得到的是一点点的辛苦钱。就算他们能实践他们的诺言给你们抽头，那也是很少很少的一点点。因为，锡米是交给他们卖，能赚多少钱你们不知道。白人要瞒骗你们是很容易的，挖有一百担他们说五十担，没有的开销他们也报了账，你们查得出来吗？结果吃亏的还是你们。」

想起白人给他的一百元，许下的好处，阿末拉着喉咙喊：「我不是来听他们教训的。大家上！」

万利的代表立即大声的说：「因仄阿末，我们巫华二族一向和和气气，我们不愿意和你们起冲突的，请你们冷静一点，不要为白人所利用。你们有什么条件，请开出来，大家好商量。」

可是阿末就像没有听到一样，催着他的手下去拼命，他们舞着巴冷刀冲上来。万利的代表也说了几句阿末他们听不懂的话，那些围着阿末他们的人都向后退，一下子，人都不见了。

四周黑蒙蒙，临阵有点慌，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敌人的袭击上，就没留意脚上踏的地面有毛病——忽然脚踏个空，跌下陷阱，一个、二个，冲在前面的人都掉下去了。五呎左右深的陷阱要自己爬起来不容易的。看见前面的人跌下陷阱，走在后面的人也止步了。那些躲起来的人立即出现了，手里拿着棍棒站在陷阱旁。

万利的代表说：「你们如果再冲上来，不是像你们的朋友一样，便是我们打死你们的朋友。」

阿末呆在那里，嘴里重复着：「你们如果敢伤害我的人，我就把你们统统杀死。」

「我们不会先伤害你们的任何一个人，只希望你们不要给白人利

用。你们有什么条件，尽可以提出来，大家商量。」

「给我们的人统统上来。」

「可以的，不过，在他们上来以后，你们要退回去。」

阿末他们商量了一会儿，也就答应了。

万利矿这边也商量了一阵，感到不很妥当，于是要求道：「因仄，叫他们把巴冷刀丢上来，这样会比较容易上来，也安全一点。」

「巴冷刀是我们马来人的生命，不能随便离身。」

「好，我们尊重你们的风俗，希望你们不要趁机会占便宜。」

随即，万利代表令打手二人一组，一人把棍棒伸入陷阱中把马来人拉起来，一人在旁监视，以提防对方来时突击。

这个预防没有白费，其中四个马来人一上陷阱马上挥刀，然而拉他们上来的人始终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当他们看见刀影一闪立即出手，二棒对一刀，立即把刀打掉，迫持刀的人手离开刀，不给伤人的机会。其他马来人要来进攻，这边立即把那四个没了武器的人挟住作为人质。

「因仄阿末，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动武了，打起来伤和气，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有好处的是白人，我们流血汗，他们赚钱财。」

「你们才是赚钱财。」

「会赚大钱的人都不必做工，你看见过白人做粗工吗？可是我们华人都是做粗工的；而且做粗工的人比你们马来人还要多。」

「你们就是把工都做完了，没有给我们马来人工作做。白人却可以给我们工作。」

「白人来这里要钱，不是来做工，所以他们没有带工人来，要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给他们做工，流血汗，帮他们赚钱。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给你们工作就是好人。我们华人是靠双手赚三餐，所以什么工都做，甚至你们马来人不要做的工，我们华人也做，这是你们可以看到的。而且，我们华人没有大本钱可以做大事业，不能请很多人做工

，有一点工作，大家分着做，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请你们马来人工作。如果你们要，我们开的锡矿可以雇多一点马来人。」

「可是你们给我们的工钱比白人给我们的低。」

「因仄阿末，白人是想利用你们才给你们那么高的工钱。不然，他们给你们的工钱比我们华人还要差。不信，你可以查查这一带白人锡矿给你们马来人多少工钱。」

「可是，他们对我们马来人随便点，不计较我们的工作。」

「天下没有一个头家不要工人认真多做工，白人也一样要他的工人认真做工，对你们如果有特别，是要你们养成一种随便的习惯，胡里胡涂地一天过一天，方便延长他们的统治。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你们好，实在是害了你们。」

「你不要随便乱说，我不要你再囁嚅，快把我们的人放过来。」

「只要你们退下，我们立即放人。」

没有更好的方法，结果还是一边退后，一边放人，双方恢复原有的距离。

「这块地方是我们马来人的，我们要把这块地方要回去。」

「这块地方是头家万利向政府申请来的，地租照交，有什么不对？」

「可是土地是我们马来人的。」

「因仄阿末，土地本来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大家共有的，我们向政府租了这地方，这地方暂时就是我们的。」

「你们是向白人租的。」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已是白人管了，我们只好向白人租。因仄阿末，自从英国旗插在这个地方，土地就变成白人的了。你看，做大臣、收租的，全是白人。」

「白人我们不管他，我们就要这块地。」

「这块地如果真的是你们马来人要的，只要租期一满，我们可以交出去。可是，你们争了来又是交给白人，这又何必呢？你们不记得白人占了马来联邦这么大的地方？」

为什么还要为他们效劳呢？为什么还要帮他们掠夺自己国家的财产呢？

「因仄阿末，我可以告诉你，这块地方我们头家是花了许多钱去探矿、砍伐森林、筑路、开地的，到现在还没把本钱赚回来，白人就要插手占便宜，享受现成的，我们怎么可以让出去呢？」

「不让出我们就要打杀你们了。」

「如果因仄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不过，我们倒希望大家不要伤了和气，更不必为白人的利益来流血。」

因仄阿末听到不耐烦，吼道：「大家冲！」

在黑夜里，白色的刀影舞着，人们隐约可看，暗色的棍棒却不容易看出。刀要近身才能砍，棍棒可以远点打。刀砍棍打，棍下刀脱手，幸而棍下留情，但刀脱手伤人是免不了的，棍打在手上、身上也是免不了的，跌下坑去，给刀伤到还是免不了的！于是呐喊声和呼痛声混成一片。

从呼痛声及退回的人已可以分出胜负了。阿末和拉曼谈了一下，拉曼和另一个人立即冲入宿舍把杨禄挟出来。拉曼高声的说：「你们如果再追上来我们把你们的阿禄杀死。」

「我们不会追的，因为我们不想和你们打仗。」

「求求你们叫他们放了我。」杨禄反复地哀求着。

万利的代表似乎在考虑些什么，没立即答覆，过了一会儿才说：「因仄阿末，杨禄受了伤，你可以不可以把他留下来。」

「不可以，他已是……」拉曼打断阿末的话，低声告诉阿末不可以泄露秘密，阿末的话停住了，拉曼代他出主意：「你们如果要把阿禄留下来也可以，不过我们也要留下来。」

「为什么？」

「我们不能空手回去。」

「你们要了一个受伤的人回去有什么用？」

「有没有用不必你管，走！」

虽然杨禄用两种语言向双方哀求，他还是给阿末他们带走。

我們 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民

夏 樂

哼！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衰老的父母亲

拖着肮脏的烂衣

我们肚饿的孩子们

蹲在牆角偷偷地哭泣

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的脸上

闪着健康、幸福的标誌：

枯黄，没有营养

疲倦，没有欢笑

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的身体

佈满刀痕鞭迹

我们的双脚

拉着一条铁鍊

我们的双手

戴着一个可爱的镣铐啊

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用血淋淋的生命

乾巴巴的手臂

给他们製造财富和繁荣

给自己留下灾难和痛苦

他们说这是公平的交易

哈，我们拥有这个荣誉：

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我们还有一点气力没有被吸尽

这气力要用来抬纸币

不久 一箱纸币只够买白米一斤

而我们将抬着纸币

高唱着这支动听的歌曲：

哈，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某位权贵于 12—12—1970 在
槟城美轮大酒店某宴会上，大喊，
「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因有感而作。

美國大兵 史 紅

彷彿刚从板桥跑出来

你们总是又吵又闹

那叫声连鬼听了都怕呵

难怪小弟弟小妹妹要哭着叫妈妈

其实你们并不是真的大胆

你们在越南三更半夜都睡不着

可是见到姑娘你们总是疯狂

吹口哨还不够，连手脚都伸出来……

你们整天去舞厅、上酒吧

还会记住每个应召女郎的电话号码

怪不得连西方记者都摇摇头，说：

“你们把罪恶带到世界每一寸地方……”

而今还有人称你们是大救星

说你们为他们保卫了土地

而今还有人当你们是恩人

说你们为他们發展了“旅遊業”

致友人

子 佳

时光冲走了相聚时的欢乐，

但却冲不掉

理想凝结成的友谊。

因为——

我们的心

都燃点着一把理想的火。

这火不灭，

我们的友谊就不灭。

愿我们再见时，

你还是那颗心，

在那理想实现的日子。



已經是傍晚六點鐘了，我駕駛着那輛伴隨了我三年多的二手貨摩多單車回家去。來到了那座九層樓的現代化的鴿子籠，我停好了摩多單車，踏着輕快的步伐，一口氣奔上了五樓。

「咦，」當我走進家裡時，只見家裡殺鷄殺鵝的，水果汽水糕餅樣樣齊全：「媽媽，今天什麼節日呀，這麼樣周張！」

「不知道，去問你爸吧。」媽媽看了我一眼，笑着說：「老頭子今天很高興，二十年來我不會見過他自己動手殺鷄殺鵝，嘻嘻，還親自動手煮飯呢！」

聽了媽的話，我一時愕然。真的，爸爸是個公務員，他一天忙到晚，向來就不會下過廚房的。他每天擺出那塊嚴肅的，像是不可侵犯的臉，使我看了都感到可怕，更何況是他的思想根本就同我距離太遠呢，我們父子倆坐在一起，就從來談不上兩句話。

「亞強，你回來啦，快，快去請你那班朋友來，我請他們吃晚飯，快，快去呀！」忽然，爸從廚房裡走了出來，只見他忙得滿頭大汗，可是却興致勃勃的催促我說。

「爸，」我驚訝的瞥了他一眼：「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爸從來就不喜歡我

的朋友，這也是爸和我們的思想距離得太遠的緣故。每一次，當朋友來訪我時，爸都用挖苦的口氣對我們說：「看你們，大學畢業了還是做一個補習教員吧了；看我，只不過念了六七號的英文，現在是個起碼的中級公務員。」

「老伯，您的話錯了，您這是為自己的打算，而我們却是為整個國家民族而奮鬥。」有時候一些朋友這樣的反駁他：「我們為勞苦大眾作有益的事，我們是跟主宰世界的人民站在一起，我們眼前吃的一點苦算不了什麼事，世界將變好起來，人民將有美好的前途。」

「難道我就不是人民？」爸辯不過，就這樣反問道。

「老伯，您也是人民的一份子，可是您卻被蒙住了眼睛，被妖言所欺瞞，所以看不慣我們，不了解我們！」

「是是，你們對，你看亞強造反造到沒有一張“公民權”呢！」

「是，我是個堂堂的祖國的兒女，這種神聖的權利不是一張紙所能抹煞的！」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不愉快結束談話。這一次爸却要請我的一些朋友吃晚飯，事情的確有點突然，我感到猶疑起來。

「去呀，你老站着幹什麼？」

爸催促着我，臉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總得有個原由呀，爸。」不知情況，我仍舊站着不動。

「哥哥，爸爸今天慶祝中國放射人造衛星成功呀！你高興嗎？」忽然躲在房間裡的弟弟妹妹奔了出來，高聲嚷道。

「爸爸，真的？」我一股興奮湧上心頭，握住爸的雙手。

「快去，快去邀請你的朋友。」

爸微笑的點點頭，接着又催促我。

「好呀，爸爸有了進步啦！」我情不自禁的奔出了門口，走下樓，快速的駕駛那輛摩多單車走了。只聽到爸在樓上喊着：

「小心車輛呀，亞強。」

這兩年來父親的看法慢慢的在改變——被一幕幕的悲痛現實驚醒

。三叔的攤位被拖倒了，人還被拉入了監牢；家裡還有幾個要吃飯的嘴吧的當兒，他自己被命令必須退休。

「OFFICE 裡還有比我更老的人，他們能夠做下去，就因為他們有後台！」

「我沒有後台，就必須退休，他媽的，貪污的一群！」

「Bastard，做生意也算犯法，比 "Japanese" 還殘忍，叫如弟（三叔）一家吃什麼？」

有時候，爸一個人在飲啤酒，一邊喃喃自語，看到我時就拍拍我的肩膀：

「亞強，you are right，老百姓不起來抗爭，只有被迫走上絕路！」

「爸，這是永恒不變的真理！」

「Yes，永恒不變的真理，去，去好好的跟他們幹，年青人！」

最近父親總是這樣的給我鼓舞，給我信心，有時用問候的口氣詢問我的一些朋友。他的看法漸漸的跟我們接近了，我想。

有一天，當我回到家時，看到父親在發牢騷：

「哼，要我當什麼委員，Bastard，想叫我去向百姓刮錢，沒那麼簡單！」

只見他怒氣沖沖的，像水牛在發怒，我感到好生的難過。

今天，父親的確有覺醒了，我駕着那輛老爺摩多單車在路上奔馳，這一天，我是多麼的快樂呀！

· 羣 ·

建設 月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編輯者：建設月刊編輯部

社址：160-A, Neil Road,
Singapore, 2.

印刷者：東艺印務公司
銷售處：各大小書店

每本定價：(M) 30¢



建設創刊二週年紀念

爲建設新文化而努力

一羣讀者敬賀

9
69

建設 合訂本



定價 M\$ 2.50

由萬里文化企業公司總發行